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八

京山李維楨木寧著

徵君王百穀先生墓志銘

明興文士莫盛于嘉隆暨今三朝產莫盛于吳吳則弁  
州爲司命其推遜王百穀先生特至先生後弁州二十  
許年卒雖祿位懸殊而風流標致壽豈令終殆有過之  
余嘗作才難篇謂先生絕無僅有識者以爲非虛美云  
王故烏姓世居常利城徙晉陵永樂時欽天監正金安  
從中貴人使西洋遇颶風覆舟歸懼禍亡命蘇變爲王  
子真復贅王氏因冒其姓三傳守愚處士某娶蒯碩人



生二子伯贈典客某仲則先生先生名稱登字百穀少肄業玉遮山中別號玉遮山人以字行最著四齡屬對語甚竒好書爲人題扇榜門衆異之是兒右軍運帚後身也父居山塘與吳文端某鄰數見先生目以國寶受書塾師質疑發難師不能對竊效同舍生爲舉子義師大驚吾何敢以若爲弟子辭去從父歸晉陵學于陸南陽某稱高第十七爲武進諸生唐中丞順之薛學憲應旂以文命代語人曰王生後來之彥也更博覽六籍百家爲文一稟古則遂工古文辭吳太僕某禮敬之資入太學趙文肅貞吉爲司成錄第一袁文榮煒爲相得先

生扇頭詩歎曰吾恨不與周旋已知爲太學生也延見定交賦禁中牡丹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液殿中烟之句擊節賞之徧贊于館閣諸公一日名動長安矣肅皇祝釐之文文榮倩先生視草無不稱上意時申少師時行王文肅錫爵余文敏有丁初入翰林文榮數舉先生文視之吾得王生與若輩同稱門下士幸甚先生少通悅善緣木黏竿鬪雞走馬携蒲蹴鞠諸戲吐佳言如屑四座屬耳忘疲如京師從劍客酒人過酒家胡咸以得更衣侍爲光寵賣文之金緣手而盡文榮謀實其橐客有知者持五千金爲壽先生麾之吾立身有本末



豈與錢通人以故愈重先生史館修永樂大典簡諸生  
校讐事成可除內史衆讓先生先生不屈爲書傭涿指  
而罷試于京兆文榮屬主者必首王生以光賢書會聞  
父卒去試期才一日文榮亟來慰藉可畢此而後成喪  
先生艷然不悅戚而有嘉容罪通于天何以功名富貴  
爲匍匐奔還雞骨支床類阿戎死孝矣歲時伏臘上冢  
攀松楸而號猶以不親及含殮自訟也父產累萬伯氏  
主之先生一無所問五十年同居不析箸兄春秋高無  
子欲以先生仲子爲子先生固請納側室後生子承謨  
割百金產贍之得以貲補典客贈父如其官而先生悲

喜交并良難爲心矣文榮貴時傲倪公卿其卒也門人  
故吏掉臂不顧先生千里往臨部署喪事上書請贈卹  
政府修郤者引大義與爭每歲省袁夫人于家終其身  
不替隆慶初載再入試京兆而太學中式者已溢額復  
不收先生引鏡自笑若故非食肉相無庸僕僕道路也  
姜宗伯寶林文恪爓留之不可吾有千載之業寧在一  
第歸卜一畝宮名菴半偈名堂解嘲讀書與著書日富  
臺使郡國長吏四方之客無貴賤賢愚輻湊並進學士  
欲行其詩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徵自王公下逮齊民  
思顯親不朽者非先生竹石金帛之篇不愜意二氏欲



與其教新其宮官私有事于關梁道路若古勝蹟者非  
先生疏不檀施法書名畫古鼎彝器與技能工巧青樓  
歌舞依倚就聲價者非先生手筆不爲腆故先生一日之  
交私覲陳庶侈者非先生手筆不爲腆故先生一日之  
內臨文十四對客十六而精神意氣略無厭倦人過吳  
中或不見先生則共嘲曰俗子而閩粵間尊鄉之尤甚  
販夫持先生八行尺幅歸鄉人迫欲得之酬善賈數倍  
上晚年命中貴人四出采擢爭致寶玉奇玩曰孝順物  
先生詞翰居其一焉無論諸藩王若元勳大帥卽水西  
思明諸酋朝鮮安南諸國若雞林購元白詩新羅寫馮

定碑矣環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贖售不至餬口四方  
上初踐祚詔舉軼才林文恪以先生應詔請比于吳論  
德陳檢討文待詔不報李司空幼滋故守毗陵識先生  
與其姻江陵相推轂先生許爲京朝郎先生辭不往兩  
人知我何如文榮吾少也賤硜硜不肯以內史相吏今  
老顧掃丞相門耶侍御邢子愿侗按江南擬薦先生于  
朝外遷不果趙文懿志臯議修國史將盡徵文學士而  
先生與子愿屠祠部隆爲冠先生計曰將置史館諸君  
子何地是謗囚怨府也事竟差互二公服先生遠識後  
先政府數輩內江新鄭興化蒲州南充新建兩山陰兩



四明太倉吳縣或聲相慕或交相昵問遺或時至或月至先生素書相答不縛紕體裁而絕無所關說生與申少師同物吳中尊爲二老望之若仙飲累日夕絕不談時事不闕除目官于吳者造廬咨問降心以相從也雖不出戶而知天下夏賊播會倭夷並興料敵致勝若合符節屠長卿謂上可方子房孔明下不失爲安石景略以此生平周人緩急尤篤于故舊陸生富而吝某子甲中以大辟先生傷之夜不成寐齋戒告于廟謁陳明府持之堅先生辨數慷慨明府語屈事卒釋生携妻子詣謝先生詭曰吾未與聞吳太僕子孝廉亦註誤陷文罔

亡抵先生所先生內之捕者遂坐先生賴凌郡丞免而孝廉轉徙荆襄以天年終買山十畝王氏子姓族葬焉所善黃清甫貧死旣殮葬之家祀先必呼而酌之王元美先生甥曹子念死無子以外孫女爲託卽納爲孫婦同門錢叔寶子序窘甚衣食之三十年有惡聲加序并及先生他所爲德而以怨報客諷絕交先生不移意也人有片善吹噓剪拂不遺餘力所獎拔後進知名于時甚衆里中趙宦光錢希言其翹楚也而剛腸疾惡不憚面斥余嘗與游于市有兩童子踞閭門而述其文先生叱曰若文寧堪入乃公耳而傲若是童子踉蹌走人或



談涉俗情。輒隱几臥。鼾聲與其言相低。昂也年踰五十。買地支郎澗。葬婦旁。構園。焦奉大士名曰廣長。自署廣長菴。主種花植竹。枕流漱石。樂而忘返。語諸子。吾歸骨此。與太上隣。豈必傍要離哉。已得錦帆。涇廢趾。闢園其中。而客益進。子女昏嫁。益費。食指益繁。稍就窘夷。然不改其樂。郡邑賓先生于鄉者十數。率以病辭。後趙郡伯世祿固請。強爲一往。吳父老嘖嘖是德舉也。沈啓南文徵仲鼎足矣。先生貌癯。善病。晚病。瘳下幾殆。謝遣冠蓋。客與田庚野衲爲偶。藍舉舴艋。倘伴石湖虎丘間。所遇稚弱。厮賤。揖讓不休。諸子諷老不宜用筋力爲禮。笑曰。

我性不解慢人。習而安之。若嫌禮法拘攣。嵇阮放達。何不長生。至今日。病革。櫛沐焚香。不疾首。感額問立春。何時旣彌留。合掌頌佛號。從容笑語。口占詩授仲子。錄之。更加竄定。童子掖而起。逝矣。是日也。以立春。若前知者。異哉。人以其班哭于室。哭于堂。哭于戶外。十百爲羣。淡月乃已。其集行世者。謀野尊生齋。二集雜撰數十種。藏于笥者尚百餘萬言。先生卒。萬曆壬子。十有二月。十有六日生。嘉靖乙未。七月二十有二日。年七十有八。娶陸碩人名士雲。門公某女。早卒。子四人。伯無曲。國子生。娶龍門知縣殷某女。仲無回。邑諸生。先卒。娶徐文敏子通。



政司經歷某女俱陸碩人出叔無田邑諸生娶典客朱正初女無留邑諸生娶叅政某子布政司都事某女俱貳室張令人出女三陸出者適文元善學正某子卽待詔孫貳室鮑出者適蘭州同知張某子某貳室錢出者未字孫八人無曲出者五纂邑諸生娶陳某女次繁娶周某女卽子念甥次組娶張某女次纓娶浦之監女次幼未名無回出者三纂娶邑諸生袁孟陽女次素娶方某女次纍未聘孫女六無曲出者二一適諸生顧愛奮學憲大典子一適顧善禎無回出者三一適徐一鳳一適諸生文震亨同知某子國博某孫一適諸生蔣元基

無田出者一幼未字曾孫四纂出者二長仍次偶組纓出者各一俱幼先生子孫多賢而田留綺年得先生筆又鬻其產與婦奩囊事留狀先生五千言大要爲家孝子弟弟爲世大儒高隱俠士爲知交死友爲稅苑盟主爲鄉祭酒爲宗門護法爲湖海導師與余才難篇合羣于負海內之名而以年享之極人間之樂而以後人成之造物忌盈獨先生多取今之世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余故采漢晉以前韻語而續之爲銘明先生直當于古人中求耳其辭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名下士固無虛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不講學行



無愧古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知囊。瘦而長。才通方  
何用不臧。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平津閣不留。五侯  
鯖不屑。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得黃金一筭。不如爲  
柳騫伯所識。人重君。君重人。走不在蹀飛。不在翼。犢犢  
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藹然崇篤。無忘雅  
素。苦饑寒。逐彈丸。筆耕字袞。庇萬人歡。避世墻東王君  
公。天下和雍。郭林宗。矜不爭。和不同。依隱玩世。柳下爲  
工。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琦章。豈無摘藻  
其誰頡頏。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惟一。人合併。白能絲  
可談詩。稱詩論。志沒齒。以乙年歲晚。莫時已斜。安得力

士翻日車。委運去來。大耄不嗟。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  
子孫昌。畢如之丘相望。垂裕後昆。無疆。

太學程平仲墓志銘

往余讀王司寇汪司馬爲程處士惟清志。若傳知其有  
佳兒心鄉往之已。而季子公叔從余遊。甚稔。公叔因以  
其仲兄平仲兩子見風度不減阮家阿咸。而是時平仲  
卒矣。兩子從公叔踵門請曰。以先生不鄙夷下。走施及  
兩猶子。敢以仲兄邀惠於先生。若司寇司馬之于先人  
幸爲志墓中石。余按其婚姻汪明府狀質諸鄉人所道  
平仲事。合爲之志曰。程氏率口著族。上世詳處士塋錄。



不具論曾王父敬音王父忠烈皆獨子至處士兄弟凡  
四人處士子復三人伯曰提舉元正季曰元仁卽公叔  
入太學有聲仲卽平仲名曰元衡生而慧穎言動類老  
成人戴涵山公某者目屬之此吾快婿以女字之而貽  
之詩神駒猶在廐雛鳳許栖梧人比于邠王郭劉焉稍  
長入太學工舉子業見推流輩會父卒哀而毀旣禫益  
購書劉覽無倦而母有痼疾更數醫不效奮曰夫醫非  
盡人之子與傲我以所不知爲人子者以其親委之可  
乎遂盡索諸方書參伍考証用藥餌多效母是以瘳友  
于兄弟畢世無違言視諸子猶子也身操家秉賦衣食

豐約若一嘗讀易至家人卦嘆曰家難而天下易正家  
難正婦女尤難故利女貞貞者正也使之貞責在夫子  
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身常敬畏而後言行可以正人揭卦于  
壁朝夕顧諟而顏堂之楣以正位其御妻子嗃嗃如也  
族有女適人而寡姑欲奪其志遂自刎而不殊白之邑  
于諸其家資給無乏沒而爲之殯帥衆封墓叔父有婦  
從一而終貧無能名其節爲言當路表厥宅里焉故人  
有死而遺貲無存者爲之部署俾無矢所里豪暴苦鄉  
人衆皆辟易獨以身扞格之豪爲斂手家受十一而恥



競刀錐之末負者多所寬貰室無他玩好惟藏古今人墨蹟啜茗焚香迴環玩之罷則危坐終日不換色寢疾諸子奔走延醫聞之不善也吾往以母習此技母有陰德天實胙之吾不德安敢望母醫何能爲母省之伏枕流涕大人無以兒爲念有伯與季在而勅婦代我爲子諸子泣斥去無怛化者取子所爲寫照題曰此余病劇垂死時象也病能瘦吾形不能櫻吾性筆能擬吾似不能傳吾真後之人對此形似耶抑性真耶復手書遺子清勁有法尋起沐浴更衣而逝蓋正之一言持以終身矣時萬曆癸丑五月三日距生萬曆甲戌五月二十有

五日年財四十配卽戴令人舉五子存者四伯兆亨邑諸生娶孫明心女繼汪伊女仲兆升太學生娶項國佐女叔兆泰邑諸生娶戴太學大園女季兆鼎聘王太學時勲女女三人吳太學守偲子某朱太學有益子某吳祕書敬子某其婿也兆升有子曰培曰坤兆亨有子曰塤兆泰有子曰城孫女四人俱未字來乞銘者亨泰也銘曰家人男女究爲父母上父初子四二爲婦五兄三弟夫則皆有道在用正始虔終厚維平仲氏服膺无咎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嚴君父母富家大吉胡不黃耇行法俟命其正順受史氏作銘繇辭焉取人謀



鬼謀同此關紐靈爽不昧啓佑厥後

吳太學墓志銘

有攝衣冠而造門者曰海陽諸生吳可與與之坐而問焉不可踞而泣掖之起葉拱而對曰甚哉吾鄉之俗之靡也其親死則必徵貴人文人之言爲親名高而多溢美甚且以賄邀先容之口識者恥之小子于先生無素然不敢以介紹通而直造先生函丈之席蓋懲夫周人之賤媒也小子父爲瀛海君其名守益其字虞卿先王父天雲公有丈夫子四先君爲季少有異姿受書書成誦屬文文有章井而喪母哀孺子而禮則成人旣冠爲

諸生郡守楚徐公督學使秦郭公試而竒之應京兆舉不第先王父嘆曰吾老矣欲急見子成名不如游太學之捷也先君入太學大司成大梁張公少司成吉水劉公復試而竒之而先王父病且不可起則謂先君吾度若三兄才皆非若比若爲持家兼有事弟子服其勞道固然耳先君哽咽受命曾王父世騰公故以什一起家至王父益饒所貸吳越子錢數千萬各有司存獨別以數千緡封識畀先君則皆逋不能償者也先君喟然曰吾父不忍索責而持空文屬我吾將爲馮驩以彰父之德于是吳越誦義無窮矣旣而世父治室取給先王父



遺貲三之一先王父又嘗議建宗祠及舉先王父葬諸  
鉅細經費先君身任之不煩諸兄事繼王母如母事諸  
伯父如父事諸宗人及婚姻如兄弟婚姻家若世父之  
執友有所負于先王父皆累千諸父曰是吾兄弟所公  
共物也無寧委諸草莽先君曰吾不忍以婚姻朋友故  
而失父兄歡亦不忍以父兄故而替婚姻朋友之好悉  
捐其橐代償小子承乏爲諸生赴京兆試先君與俱不  
能博一第無何先君遘疾醫卜皆曰不祥小子請先君  
所欲言先君正色曰謝安石不云乎我常自教兒吾入  
事父兄出事長上一切酬往綜理若曹耳而目之今以

若弟游太學授家政如乃公若守鄉校無徙業庶母有  
幼弟在襁褓或爲之請曰有兄在復何言遂瞑其歲爲  
萬曆辛亥十月九日距生嘉靖庚戌正月二十有九日  
年五十有九吾母程臨溪名族所舉二子小子可與娶  
草市孫某女弟可試國子生娶林塘范某女三可命未  
聘孫男八人仁昭娶由溪程格女仁溥聘方干程太學  
廷灝女仁壽仁依未聘仁安聘居安黃允陞女仁懷仁  
至仁惺俱未聘孫女七所字皆邑大姓先君生平與其  
子孫如是有一不實是誣先君先君不以爲子先生典  
兩朝史其或者有可采錄而志之墓中石以詔示後續



昆裔乎敢昧死以請余察其貌悼其辭質爲修飾潤色之系以銘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善則稱親非誣矣美其所稱是爲禮疇爲銘之舊史氏

太學程孟明墓志銘

程茂才天衢以從孫至善見請志其從子孟明墓余于三人非舊練而爲孟明行述者則汪憲副仲木仲木令蘭谿時以清正著聲余與共事悉之其言足徵也孟明名一昌晉元譚梁靈洗裔明方山仁叟父子卜居由溪爲海陽著姓曾王父石峰王父松崖父吾南世以本富而將之以禮吾南娶吳光祿女生孟明五歲就外傳遂

同寢食少年爲狗馬博奕之戲者見則避之召則辭之十歲父卒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而母弟與二女弟皆孩提率之雪涕強爲歡以寬母憂顧家計且廢矣請于母曰三世之遺至兒而殞何以見先人地下兒請任賈弟任儒可乎於是之淮陰負海煮泔爲鹽相時豐歉度物低昂審人成敗往往券合業更隆起鹽官有所咨詢順其憲則不援而進不阿而退燕居深念吾屈首伍賈人中恐資生之無策也今仰可以事母俯可以育弟妹庶幾無辱先人安能逐逐久此而母弟亦數竒詘于有司因皆入太學得與仲木締交仲木爲清郎一裘一



葛歷數寒暑朝夕五卯三弋之食孟明善之布素蔬糲  
視傭保不殊人竊鄙之則謹謝曰汪郎有祿秩而猶若  
是吾寧得奢勝敗若化懼不能持盈以沒而敢虞于湛  
樂以小醜備物速之斃耶然義所當爲不惜費邑人閣  
祀文昌及社稷壇壝築渠捍水治道成梁所捐金錢爲  
多曾王父室久且就頽諸昆弟相睨忼日漱歲獨撒而  
新之歌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焉長妹以死殉夫言于  
官旌其門仲妹盲豐其奩以歸歲時饋遺不絕宗人有  
以朝夕之急告未嘗不應隣婦產子而貧周之無虛月  
江行舟覆隣舟客援之覆以其衣而徐作糜食之旣生

則携客之海陵邱舍盛金帛爲壽客曰疇昔之夜夢神  
告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神實右君吾儕小人何敢引  
爲已功孟明留爲布衣飲者累月而別已命其叔子從  
弟入淮謹正鹽筴而歸營菟裘終老延名師教諸子于  
別館董督無日以怠忽遘疾六日而革家衆問所欲言  
蹶然起曰余少失怙得有今日豈直傲天幸生平內省  
無惡于志守而勿失可矣其生嘉靖甲子十有一月十  
有六日卒萬曆壬子五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元配商山  
吳氏蚤卒繼隆阜戴氏舉子五人長善先卒娶商山吳  
中書坦如女至善娶雲溪孫太學約我女明善娶閔川



畢儒士宗旺女嘉善娶商山吳太學民望女女二字隆  
阜戴某子某商山吳某子某新安富人好請謁貴顯廣  
交賓客取名沒則丐譽墓者盛有稱引實無分可采孟  
明于薦紳中所善惟仲木仲木不以孟明少文垂意延  
接敘其行事簡質無長語可爲流俗箴砭矣銘日以爾  
之宗人不欲沒爾也知爾能以宗起也以爾友人之不  
虛美也知爾行可書于史也世富而畢世無侈也蚤孤  
而蚤有子也四十九年胡遄死也百千萬年疇不死也  
有餘不盡之福貽爾後人戢香也

文學時仲公墓志銘

海虞之有時氏自勝國福四始再傳錠以富民實京師  
則永樂時也錠生某封奉直大夫子某弘治庚戌進士  
仕廣東副使伯子某嘉靖戊子領鄉薦爲鷄澤令仲子  
宗正德己卯領鄉薦爲江山令三子長爲郡博某季爲  
諸生某中子則湖邨公名志行字得卿生而能孝以母  
好佛月再詣梵宮祝釐必虔憲副公居官廉家具時不  
給公在署亂有幹蠱才受經輒通其指屬文頃時而就  
偶見弈遂竒進父曰此所謂牧猪兒戲耳終身不復弈  
父謁選人身從行分任僮僕事經時展勤外乃閑練扶  
侍之江山考問政理多所裨贊臺使行縣父病在狂易



防獲甚力禱于神神示兆吉父得從容免歸會倭犯邑  
邑令與父同乘城公執兵仗環立倭矢雨下挽父小避  
甫移足奴產子中矢矣沼上築臺構亭父登眺樂之公  
忽心動請下臺遽崩說者謂公孝思通神云已爲諸生  
下帷距躍銳意進取而父疾身不就枕席口不嘗鹽酪  
淹積寒暑父卒不起傾筐篋爲斂具哀端所觸或見遺  
物擗踊啼呼欲絕母強之起以家乘相付出入雖一芥  
必奉母命以行公用不繼助以私橐有浮言謀析箸者  
公矢之曰某不敢違母且不欲妨兄弟學心可質神明  
豈虞多口蓋母欲以析之日陰厚公 公執義不忍言

養母必盡物有不豫色則蹶蹠若無容母卒毀瘠彌甚  
僅乃免喪伯兄在燕封識母所貽以待其歸而出婦簪  
珥治後事伯兄歎曰吾不奉二人訣何敢享所有置之  
皮閣而已卜山南地葬父母鬻名田佐費前母吳孺人  
外王父卒外王母泣謂公以藐諸孤爲寄周旋營護得  
無失墜外王母特以邑中室屬公公辭兄弟同聚處今  
兩世猶故也外家旣燬舍之別館伯兄嘗謁選人生齒  
日繁非析箸不可公一無所問惟以不得守宿志爲憾  
每與伯兄別攬袂哀號行者爲之潛淚念叔弟之羸也  
衣食必先出遊必偕試于學使者偶坐相質弟收而公



放踴躍若已有之病則與醫巫朝夕相守其卒也哀如  
父母鷄澤公子貧生養死葬男有室女有家猶子之麟  
少失母擇乳媪字之濕毒生瘍親爲傳藥滌垢早幼有  
侮慢公者親知不平欲訟之官公曰是吾化誨之不至  
方自訟耳人謂公善弱可欺困以大徭比歲惡稱貸益  
之屢空矣了無戚容人疑其矯對曰內省不疚雖蔬糲  
不飽葛屨履霜樂固有餘或道以殖貨者揖而謝之非  
不欲也力不能也其于交遊言無隱情折節退讓貴賤  
無二加以橫逆誦昔人唾面自乾語不校私居危坐步  
趨若應繩墨中歲罷制舉業汜濫百家言興至成咏不

縛聲律暇則偕知己登涉諸勝酒數行興盡而返人有  
顛連曲爲贍卹忘其身之窶也以病與猶子麟檢校生  
平所行曰吾今而後可見父母地下矣已語諸子母裂  
檢隳坊戮及先人所墮一齒一髮函之無遺悉錄以殉  
公生嘉靖丁亥七月十有四日卒萬曆庚子七月十有  
六日年七十有四元配太學吳公某女大理卿東虞公  
某曾孫女也繼太學王公某女刑部郎某公會孫女也  
子三長之麒娶婁江曾某女次翔雲娶郡城馮某女次  
鳴雷邑諸生娶潢塘溫某女女四一適承德郎華公某  
子武學生寐一適太學孫公某子孝廉森一適大理寺



丞蘇公鄴子諸生貽翼一適贈吏科右給事中翁公某子太學生懋祥孫男四堯揆舜隣禹弼湯衡俱未聘鳴雷出孫女七翔雲出者六鳴雷出者一以某年某月某日厝江山公祖塋之穆鳴雷爲余叔弟高第弟子傷其父儒行醇備而以青衿沒齒又傷其身不達無以光昭先德爲狀五千言乞余志余以叔弟知其言不誣親也志而銘之曰三免父於患難中天啓其聰無或生分奉母終人服其公始也家以身禦窮卒也身以心固窮孝廉設科生不逢逢掖誦兮道則隆伐石銘之窀穸宮世世子孫繩祖風

### 沈生墓志銘

錢塘諸生沈人騏父仲瞻巖亦諸生余兒營易同江氏出也悉其家世蓋宋學士邁之裔至明則以岐扁之業相禪而王父受曲臺禮爲宿儒父娶于張夢見若天馬行空者生生遂以命名字之九方慧心天悟言動儼若壯夫授之書成誦兼識其字侍父母王父母愉色婉容出面反告五歲就外傳王父憐其小弱數休之不聽七歲嚮學益勤應對如流母舉弟病甚籲天禱神忘眠食者挾辰母愈而失其弟忿曰誰生厲階使吾不得有弟且病吾母也王父卒號泣竟日夕傷其目十歲受詩手



錄古今文會心者數萬言十三私爲制義成章師大異之十六從姑婿張爾瞻學得其傳已試督學陳公陳公不許輕可獨愛生進爲錢塘諸生室中文史充棟吾伊尋味無虛日屬文極思達且不寐類昔人所謂不知天爲蓋地爲輿世有人已有軀者病瘠矣博士陳公竒其文而時慰藉之功名身外物何至過苦壬子春侍父寢三月不去偶白父顏子三十二爲短折兒不及十三年懼不得供子職奈何獨幸早事王父地下耳旣華所指畫皆文章家法忽曰夙業至此行矣請王母及伯叔昆弟親知一一言別爲父言善事祖母勿與叔生分爲母

言速置側室有弟卽若兒在也其年萬曆壬子四月十有五日距生甲午正月十有九日財十九歲父初爲聘凌某女生卒踰月女始聞泣欲自縵不得請往執沈生喪母寡不忍而知其志不可奪許之拊生宿哭成服退而事舅姑如禮而肩一室謝統綺笄珥不御舅姑將葬生請虛穴之左他日相從也女王父爲太學元叔伯父則郡守元孚元孚母少孀邁父與姑及旁親迨迨萬端卒成諸子以節旌夫有所受之也生身後得貞女而名益彰天之胙生不在年矣仲瞻介舅氏江大夫昆仲貽書余曰竊不忍死吾子顧子禮若何余聞之禮童汪跼



死郎之戰魯人欲勿殤問于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殤也不亦可乎跡生生平與古聖童孝童同科已爲諸生列士君子之林非田野小兒比且凌氏女不惜虛生以報死者抑寧忍獨居貞名而令生沒沒也禮以義起爲之銘可矣銘曰思樂泮水采芹藻佩鞞佩觿容遂好愛敬其親自孩抱餘力學文爲士表其至者力其中巧天何獨授奪何蚤莫壽於殤彭祖天百千萬年一昏既不婚而婦女窈窕異室同穴信日嗽他山之石作爾考小時精靈長了了

儒士黃次公墓志銘

有介叔弟爲黃處士乞志墓者問其名治其字君平也其以例爲儒士則大宗伯屬也其卒萬曆甲寅六月某日于維揚客舍其生嘉靖丁巳十有二月某日其年五十有八也其上世晉元集以新安守家石嶺再遷五城三遷商山者桂也其五世祖士齊其高王父德金其曾王父永傑其王父巖奎其父城世有隱德也其配語溪程某女繼瑤溪戴某女也其子三人國禎國賓程出也國禮戴出也其婦禎同里吳某女賓汪于汪某女繼臨溪吳某女禮馮塘吳可畏女也其女二人瑤溪戴子琪瑕富程某其婿也其孫三人廷元廷贊禎出也廷璋賓



出也其孫女四人巳字者二爲汧川程子賢子某爲蟾  
溪程延卿子某皆禎出也其事母旦暮省視先事而逢  
之有所欲得有所欲予承響而趨之如不及也其葬王  
父獨以巳資不煩諸昆季也有顏其始祖堂曰順德者  
久而圯剥爲新之不靳費也其姊適許氏而寡矢不更  
醮不幸無後以貧死爲之棺斂而耐其夫之墓以成節  
也其于弟有無通共終身無纖微之間弟洛從游至濟  
而病禱于神謀于醫晝忘食夕忘眠弟卒無恙若神爲  
之佑以旌友也其性沉愛人人有善喜而誦述之苦已  
有之有不善疾首感額以告是義之所不敢出也其好

施無論富有卽窶時赴義如渴橐恒垂也其幼爲儒不  
竟而課其弟與子與弟之子子賓爲郡諸生矣他絃誦  
纓綉相繼而興者未艾也其治兄疾百方願以身代沒  
而狀之哽咽不勝情者洛也其持弟狀而涕泣以請曰  
我舅氏撫吾曹猶子者沒世不敢忘外生曹元泰也是  
可銘矣銘曰生者而思死者無已知爾非虛生矣死者  
而以生者不朽知爾非徒死矣魂莫不之魄返其鄉考  
石書銘窆中央佑爾子孫世永昌

許處士墓志銘

方思善先生文章節槩籠蓋人羣而晚歸宿于理學其



子孝廉伯雨似之所評隲殊嚴至于許君獨盛有稱引  
既目之有道先生復倣世說漢晉間品藻賞譽語書其  
行事十許條多可采錄其言曰君名時傑字伯英晚字  
卓識居天都之陽別號都陽人率稱之都陽云上世出  
睢陽後徙唐模世多賢達不悉載父曰治母汪令人以  
嘉靖戊申七月九日生君君生一年喪母則外家取子  
之已後母余來君鬢鬢還子舍事母色養無違母有五  
子御之奇嚴惟于君恣柔愛之道有訶督對君輒解如  
此者終身人莫喻其故也五弟析箸多異同見伯兄則  
愛而敬之卽私居或與他人言輒曰此吾家聖兄弟仲

說最賢而同產倨傲自順不可爲下事皆倚辦君仲說  
死孤四人覲閱受侮君扶持安全之四人者飲食必祝  
曰生我者父更生我者世父也與婦若琴瑟靜好婦嘗  
攬鏡而嘆謂君妾相不得與君偕老宜慎簡有福德者  
君怪之不忍答已而婦卒君方壯遂虛適室媒妁有言  
君指其心曰吾久已許地下人矣居恒言學之所涉者  
淺體之所安者深謝公常自教兒安事口舌諸子化之  
不言而躬行式穀似之矣燕處超然雖米鹽凌雜羣囂  
糾紛若耳無聞目無見者六經百氏流覽不倦間一理  
詠多標新趣嘗謂人世萬態靡所關懷獨好文一念未



能屏絕耳所至不妄交遊客淳安三十年若潛身牖下  
避世墻東者冠蓋過臨謝不見或布衣蒯屨迫就之但  
以真率勝人多多許衆爲屈服恨相見晚里有甲乙競  
者甲故善君邑人爭爲之地君獨否乙大喜過望卽甲  
知義不若亦德君藥石生我也淳安汪文學在困厄中  
君資之力學遂知名邑令劉公以鄉三老薦數旌君之  
門曰敦倫重義君有戚容昔人和光同塵銷聲滅影呼  
牛馬爭場竈而吾乃爲杓之人耶生平矯健不問服食  
針砭忽示疾衆覺其異問候者或不脫衣而侍子姓請  
禱于神君正色曰禱久矣無復爲煩賦詩別所知沐浴

端坐而逝卒無一言所居有赤鯉其夜竟白汪文學爲  
文祭君陳義甚高敘旨甚楚名下士多爲之誄哭臨者  
累月不絕子姓亦不識其所繇來也其歲爲萬曆壬子  
九月十有九日年六十有六配潛川汪大章女丈夫子  
四人邦寧邦隆邦重邦清寧郡諸生最知名士從之如  
雲娶汪應璟女隆娶吳毅本女重娶吳中立女清娶吳  
用中女女子一人爲汪永嘉婦孫二人寧出者其仁娶  
鄭嗣蕃女隆出者其志聘吳大鸞女孫女一人清出者  
未字曾孫二人仁出者有爲有成幼未聘以卒之後某  
年月日葬君墓在某所諸從子思君覆護恩不忍使君



沒沒無聞而介友人潘生乞余志墓余旣徵孝廉語又  
嘉君之賢能使諸從子沒世不忘諸從子能不負君地  
下爲之志而銘曰漢有汝南黃徵君言論風旨無傳聞  
君子見以爲出羣許君質行若椎成滄之不濁澄不清  
翛然來往忘死生獨于文事未息心有時覓句一長吟  
衆竅受風天籟音其友知之曰古人其子善則必稱親  
言采懿德勒貞碣骨不朽兮神式靈迤名名隨詎沉冥  
百世之下垂汗青

處士汪九睦墓志銘

余諸弟游于汪九睦稔知九睦能詩余與之游四年恂

恂言若不出口今春九睦病強而過我曰周親束髮學  
詩學然後知不足故不輒以示人幸及先生客此一爲  
評目死且不朽余察其色無生氣讀其詩則多獨造語  
諾之爲序不一月九睦卒矣九睦子適以事入金陵得  
奉含訣而介余弟以志墓請曰是先子治命也余不得  
辭按狀汪爲唐越國公裔散處新安諸邑者數十萬人  
而遷居婺源之鄉官源曰涇公八傳爲傑傑子巖顯巖  
顯子舜卿有隱德邑侯禮之爲鄉三老洪侍御志其墓  
九睦其叔子也少治經生業就有司試以真才見賞而  
君有所不屑曰與其疲神不可必之功名孰若研精可



自致之問學遂弃去究覽百氏書有韻之詩與不盡韻  
之文斐然成章矣十九喪父行求地以葬中表戴公者  
理學宿儒兼善相地術遂師事之爲父卜地吉衆怪其  
易戴公曰人道爲知已用地道亦爲至誠所感格以其  
術授九睦九睦行之今所傳堪輿破的是已已遊南都  
營十一之方以養母而會有妻喪繼者金陵人也定居  
青溪治詩益甚蜀衛司徒尹武庫越臧國博豫章祝黃  
門陳職方閩曹計部內之社中而迎其母養金陵者四  
年已扶持還社中人爲詩歌送之以間游豫章會衛司  
徒方開府延款如故而母卒矣其居父母喪傷痛骨立

哀端所觸流涕浪浪不已友于兄弟視其子與已子等  
有失所者賙卹百方祖墓爲強鄰所侵訟于官忍辱以  
求必伸族有儒生客遊寃死者往爲之白而不求勝怨  
家曰死生有命吾得以宗人骨歸土俾稚子卽安幸矣  
又何求焉諸公聞之嘖嘖義士隣有五喪未舉者買地  
以葬或繫獄而鬻其幼女爲橐餽費予之厚直日賦粟  
終其身繼母之前夫不血食歲時上冢酌酒焉生平好  
客客至供具視家所有無爲豐殺其施亦如是交遊所  
贈遺緣手散之立盡或迫而求適值其乏不能忍見人  
亦知非吝也然未嘗感額向人乞憐友道陵夷令終蓋



鮮死生貧富交情變易滋甚九睦終始不二心教子嚴不令佚情至成敗利鈍則曰有天命在非人所爲盡人俟命而已旣卒而婦弟來哭之慟遂卒諸姻戚知交遠近臨者相向哭皆失聲九睦生嘉靖丙辰五月四日卒萬曆甲寅四月十有六日年五十有九元配吳處士澄女有婦德二子長孟麒邑諸生次孟較爲伯氏後女爲吳應鶴婦繼室亦吳二女幼未字孟麒文行有父風輿父喪還就戴公卜地厝焉銘曰孰賈人而喜施若無訾者且以食貧孰逸人而與顯者往來不受埃塵孰詩人而脫筆墨蹊徑爛熳天真生斯世爲斯民行無忝古之人史氏采而勒銘吁嗟乎王生身沒而名不湮

程仲公墓志銘

古之爲碑銘者李邕義取韓愈諛墓不免爲杜甫劉叉所諷刺而蕭俛之於王承宗韋貫之之於裴均或以窮餓時或以天子詔却而不顧豈不毅然大丈夫哉王參元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不肯道足下之善則亦懲之太過豈人富而仁義附焉胥天下皆僞無一真耶今新安人金石之文什九富室鄉黨自好者嫌不敢任余友謝少廉獨言汝川程仲公賢爲賈人魁能而狀其行使余志之仲公名煒其字惟光其父號草堂居士因



號敬堂上世自晉元譚梁靈洗至唐都使漚徙汭川後  
有少師秘主簿洙理學若庸省元壽民孝廉尚實及仲  
公會王父王父世受賈而父使仲公受書至有事弟子  
服其勞蹶然起曰吾兄孱兩弟小弱獨以賈事勞吾父  
耶請代父行賈質真若渝粥粥若無能而察言觀色知  
人成敗權衡不爽又旁通星家形家言所往無不如意  
贏得倍蓰父時矣久之念父母老罷歸居子舍母病不  
能食不脫衣冠而侍夜不假寐徒步迎醫雪沒牛目未  
卽返母顧侍兒自吾病仲子無須臾離今何在家人莫  
有知者比旦奉藥以進母色喜霍然病除矣是時三世

同居食指繁兩尊人壽考無害諸父昆季與諸娣姒相  
好無尤仲公與其偶許碩人實調護之許卒仲公泣曰  
吾安所得良繼室以事吾父母鄭重擇對得項碩人與  
許比德亡何母卒亟爲父置媵吾聞婦人善養人故七  
十行役以婦人從所爲承歡百方父卒呼而訣曰若真  
孝子兩婦賢不愧孝子婦吾死何憾終父之世獨秉家  
政尺布斗粟無私婦孺童僕化之亦不知有分異而猶  
慮有間者入則詔婦及諸子婦引遠近時事某以和興  
某以不和廢出則集諸舅弟子姓而丁寧之勞不辭先  
利不惜後吾自髫髻升迄今無二心甫有今日人莫病于



自私自則夫婦兄弟父子各于其黨勢必瓦裂戒之哉  
備有汪氏子甚貧厚其直俾得養親育其弟更貸之金  
爲弟營資而以餘資收族貧者里中異之傭也而孝義  
若是而仲公實默成之其他折券累萬緡周急累千人  
不勝數矣往來吳越間知交行旅誦義無窮搢紳大夫  
聞其名造門請見謝曰韋布之民不敢與顯者齒甫艾  
邑大夫禮爲鄉飲賓辭曰年未至是自欺也及耆請益  
力爲一往再至則固辭在雲間元夕遊普照寺老僧於  
衆中讚曰公有隱德意其有所乞問須幾何曰非也吾  
窺公當計校不計校得方便卽方便釋氏法門公深契

焉人稱此蘇公讚范六丈語仲公當之無愧僧亦知人  
矣項碩人卒諸子請繼或若太父例仲公不可後母後  
妻爲國家禍不少吾一之已幸何可再乎方構室量事  
期慮財用諸子請代曰吾饒爲之忽寢疾諸子請治命  
曰吾生平行事訓誨非一朝夕汝曹耳目之久矣復何  
言遂卒萬曆壬子五月五日也距生嘉靖乙巳五月旣  
望年六十有八子四人伯繼道禮部儒士娶商山吳澄  
女仲繼德國子生娶鴈塘吳維翰女先卒叔繼宏國子  
生娶草市孫文林女女一適商山吳其名皆許出季繼  
伯娶月潭朱夢龍女項出孫男十有一人洪繼娶清溪



諸生姚時庸女洪兆娶隆中太學戴希魯女洪功娶隆中太學吳守讀女繼子潭許一道女皆道出洪用娶鴈塘太學吳維揚女洪試聘隆塘諸生朱有聲女皆德出洪範聘隆灣光祿黃道明女洪濛聘居安太學黃夢麒女洪鬯聘商山太學吳懷謙女洪化聘商山別駕吳繼臣女洪宿幼未聘皆宏出洪應亦幼未聘伯出孫女三人長適某次字某字某曾孫男二人英震英聲幼未聘皆洪秀出以癸丑十月二十有五日曆筆硯山之陽項碩人祔繼宏字奉高溫雅有醞藉其所善孫五仲余嘗爲之象贊稱仲公行事與少廉合余信兩人言不謬可

藉手免于李韓之誚矣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賢哉程仲公之友非其友莫之友也不知其父視其子賢哉程仲公之子非其父莫之子也名賈而行儒人何必不爲賈也賈得儒而名成人何可不爲儒生也瞻烏爰止于誰屋也凡厥正人富方穀也有橋有梓爾宰木也永錫爾類綏後祿也

吳處士墓志銘

處士吳見南公名正宸字伯拱世家曹溪之南由洸公而下代有聞人父東園公三丈夫子伯正宗仲正學季則公東園公夢見大星或指爲南極以語客是福耀也



已而翁生故翁名字因之十四喪父盡哀如慕如疑賓  
弔稽顙而後拜願乎其至也既婚母嗟季少不能遠遊  
翁請于母曰二兄服賈任勞兒安得獨逸從兄賈淮海  
治鹽策諸賈人率恃邪贏卽收厚實亦致博禍公幅利  
不冀非望得廉賈之五而或過之乃自奉脫粟之飯澣  
補之衣官室器用輿馬僮僕類朴質簡約了不異人新  
安人好客或行媚要路得其一顧不惜行金錢翁既有  
長者聲貴人時延訪之無所拒絕然終無所附離雖密  
親平等一相也見人訥於言詞逡巡退讓惟先世丘墓  
田廬掃除芥藻菑播不遺餘力躬建宗祠治道成梁儲

粟爲義倉以備凶歲則不嫌首事又亟繕本支家廟爲  
之盡力而五服遠近之屬昏者授幣寒者授衣饑者授  
食斂者授棺葬者授地露處者授居商者授資斧學者  
授束脩貸者不責償孤獨者無父子而若有父子鰥寡  
者無夫婦而若有夫婦通國誦義不絕口郡守邑令楚  
董彭諸君嘉翁行誼用鄉飲賓禮之固謝不往母病不  
脫衣冠而侍所飲食無不先嘗然後進擇婦乳之潔白  
者以和糜而飲之母食有加則喜小損則戚爲之不下  
咽母九十四以天年終翁老矣致喪如嬰兒啼恨失父  
早因以父事兩兄隅坐肩隨行事無敢專輒仲兄後母



卒翁益慟事伯兄彌謹朝夕啓居不違伯喜弈喜飲喜遊翁日儲佳酒召所善能弈者娛侍之舁籃輿扶邛杖躡蠟屐縛竹爲桴汎清谿登高丘涉名園窮道靖梵宇諸勝非大寒暑風雨未嘗不出子視諸子而孝廉希周事父孝翁與其父綢繆如同生兄弟迭爲賓主兩家子以次行酒上壽談諧笑悅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伯兄卒翁哀之三日不食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強歡之不納三月不寢三年忽忽如有所失遂至於病然無痛苦驚怖恬然而逝翁生正德己卯某月某日卒萬曆甲午十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六元配潛川汪俊銘女繼汪

德燦女子一卽希元中書舍人以其官贈公母皆孺人娶上路汪文學在田女封孺人女二長適臨河程虞卿次適潛川汪鉉孫男六人長起鳳娶槐塘程孝廉道康女次翔鳳娶松山汪太學秉衡女次雲鳳娶潛川汪對賓女次廷鳳聘棠樾鮑大本女次家鳳聘潛川汪太學居常女次和鳳聘叢睦汪太學世用女孫女五長適汪見龍次適殷明易次字江中丞東之子恒清次字汪某次字程某曾孫女一人未字翁之卒也江中丞爲狀中丞以直名不諛人然翁猶稱處士更二十年希元卒諸孫屬余爲狀余以公之賢固不借一命爲重仍其舊號



而銘之曰貨殖有列傳始自漢太史公孔氏雍容任氏  
節儉陶朱公富好行其德吳翁所同孝于親弟于兄遂  
以身終今之人鮮能此道惟翁子也鳳池孫也鳳雛翁  
也丹穴美所鍾生不遇司馬子長傳史記中惟舊史氏  
書而銘其窳窳之宮

大泌山房集卷之八十九

處士黃先生墓誌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余嘗客武林諸孝廉茂才十餘曹昵就余數述其里人  
黃子重先生言論風旨有隱君子之操以不及見爲恨  
最後與司寇吳伯恒共事大梁得浙賢書指黃生汝亨  
眎余此子東南之美余心識之不知爲先生子也今年  
秋黃生介其友吳伯霖茂才及雲間袁履善先生武陵  
龍君善祠部使使奉書造門言先生沒矣昔者汝亨之  
母不祿則王司寇實銘其墓而司寇與新都下雉後先



脩文地下夫銘余父者非子其誰余時方有妻喪與觚  
翰闊踈而重違生數千里之命且聞先生賢十年往矣  
諸介者言復足徵謹按生所手述行畧而志之先生名  
裳子重其字所居鶴洲取以自號其後人尊稱鶴洲先  
生云先世不知所自徙徙錢塘之左橋者曰福壽蓋洪  
武時人四傳而生先生父曰逸山公榮富逸爲閭里雄  
昆弟五人伯諸生仲叔季受賈先生齒最少而兄弟好  
生分產漸落先生從其仲兄析薪捆屨以鬻于市忽自  
泣曰吾寧餒而爲伯不飽而爲仲也棄之受書外傳年  
纔十有三耳十八而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

亾失衣冠更倣昔人焯掌錐股累夕不監寐以爲常督  
學使者陳公儒試其文弘雅溫麗補邑諸生同時有汪  
東昌者才相甲乙兩家羔鴈成羣而觀察惠公特延致  
家塾先生詳言正色諸貴介公子無所下借其說經不  
守章句而連牴無傷衆莫不屬耳忘倦所得月奉務洗  
腆養父母引諸兄貧者與共居一味之甘分而食之無  
私旣納婦王王有閩德杭人所稱孝孺者也于時租委  
鮮薄孝孺親執家苦以拓生產而助稟假無何母病先  
生禱祠醫藥萬方卒不起哀毀絕而復蘇者數四而伯  
子汝高已脫襁褓則日率婦子伺其父卧起早暮枕高



甲眠遠近爲憂喜凡二十年而父卒哀毀猶之母也父卒之明年島寇起焚掠郊保勢旣排迕羸服間行護篤老將細弱數十人竄走皆裸跣塗炭饑困不前先生拮据捋茶俛得無死賊稍寬挺散去復歸故廬衆歡然相賀是先生收之斗極而還之司命也而汝高亦補邑諸生先生遂罷遣生徒無何伯子天先生益就窘夫婦不厭麥飯藜藿之羹充然自快也晚舉汝亨而慧日提抱自喜小兒曹乃有大意抱膝上授書髻卽補諸生尋食廩名駸駸出父兄上所論謨當世士大夫共諷誦之至辛卯始舉於鄉而孝孺已前死先生哭之慟夫七十年

中所與共更艱厄者誰與而令我獨稱孝廉父雖然吾寧以孝廉父忽忘雅素孺子自今以往意氣差加于昔吾不樂以爲子先生行年八十而食貧之日強半又恥食非其力有黃博士者列先生貧士籍中乞粟上官先生艷然不悅曰天地豈私貧我哉柰何食此嗟來之食而三黨中有匱乏輒周旋不遺餘力丘嫂寡且喪明孝孺父沒獨母李在俱輦以來母事之終身從子汝淳落魄數本業之爲娶婦撫如其子而館于壻沈九齡于貳室者三十年始遣女與俱歸母以贅而奪人子孝姻好鄉隣緩急蹇裳濡足爲之地有紛難知其情核分解趣



理各降心以相從也汪東昌死于官其兄弟以奔者先生獨與其孤匍匐酸泣昇之還四方聞者高其誼願交驩先生而汝亨亦多長者游輜輶柴穀填接街路先生察言觀色評騭其人善敗雅俗無所失時謂汝亨馬季長有名當世教授諸生常有千數而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撇其門孺子母以客自豪宜謹擇可者夫叫呼街鬻縣旌自表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猶木禺之於人也奚貴哉平居閉門掃軌請謁不通手一帙哦吟自暢故所等夷皆已貴先生布衣班坐絕席恒在右幅巾奮袂談辭如雲其最稔者友則文學劉道光虞文成邑博吳厚

甫弟子則惠子德揚思震年齒鴈行以媒容見里中後進往往事先生如父執受之無所讓博士舉先生行誼有司以大賓之禮禮于鄉射逃避不往其亢介如此而底裏上露卒無纖介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無貴賤小大行能不與先生同而皆欣欣愛慕焉雖不勝盃酌而飲人以和社中醵金高會微先生來不歡也常言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吾不刻意而行不肆不牽物而志不流不夷不惠居身之珍如斯而已矣史氏曰王湛有言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先生蘊匱古今道秬深明童



非厲志白首不衰假令依其質幹準其才行庶幸逢時  
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  
哉湛言非通論矣士懷琬琰以就煨塵如先生者何可  
支也先生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沒萬曆甲午二月十  
有七日期七十有八舉子二長卽汝高娶范醫士女亾  
嗣次卽汝亨娶沈隱君女繼娶張揮使女女一卽沈九  
齡婦孫男二長茂梧次茂禎孫女二長許字太倉張懋  
官次未字以某年月日葬某山麓王孝孺耐他事附見  
孝孺誌中銘曰天目之山至于錢塘龍飛鳳舞襟帶江  
海表裏吳越東南天府薦紳學士項背相望羽儀楚楚  
疇見可欲而心不亂矧乃多賈中具五民鬪知爭力趨  
時鳥舉湖山游冶月無虛日偷生皆窳驕奢淫泆所自  
邪也多歷年所齊楮元璩宋林君復元張伯雨是名處  
士條然物外塵塵可數明隆萬間有黃子重作三君侶  
聞諸陳蕃江南卑薄非若三輔徐穉角立宜當爲先誠  
哉是語我嘉黃君斯焉取斯居今稽古

國士李公墓誌銘

真州之李氏其先勝國時有爲彭城閫帥者榮  
高皇帝舉義師率衆歸附官執金吾再傳義出鎮真州  
文皇帝渡江以扈蹕功擢都指揮使尋佩金印平蜀其



婦陳平江伯女真州人遂家焉義之弟英以勲衛直禁  
中英生徽徽生賓賓生鏗其婦兵部侍郎黃公瓚女卽  
近齋公王父母也公生有異徵王父母憐愛之令兒衣  
逢掖冠側注揖遜孔氏宮勝東家韎韐跼注君子矣使  
受經生業侍郎公嘗教以屬對敏而有巧思喜曰是不  
愧吾彌甥弱冠舉博士弟子員第一人傾橐購書書賈  
故昂其直輒應所至肆輒空積書充棟而所好在左馬  
手丹鉛口諷誦飲食起居共之已苦市兒徵逐則逃之  
蕭寺扃戶校讎申旦不寐同舍生從牕罅覘之匿几下  
讀自如久之目爲青矣伯兄貸子錢家千金歲收其息

以是漸饒而爲內戚所蕩盡恚甚暴卒公割產償之而  
先時父嘗賈昭陽下里人謂可往收責公往會里人遭  
水患因焚其券而歸里人爲之語曰李明經償千金棄  
千金寧負我無負人旄倪鰥寡祝公多賢子孫者聲載  
路矣父卒哭之慟幾滅性卜地經歲不得而田間餘壤  
一黃冠過之言吉卒如其言方植土圭有白鶴來遶三  
匝去又紅喜子數百自空下衆奇之輯苦廬墓傍日三  
食涕泣橫集母卒亦如之家小毀不以儉殺禮服除益  
治古文詞門下士從者肩摩而公齒長矣季子季宣能  
讀父書公曰是奚必于吾身親見之哉遂謝博士籍而



伯子亦已為諸生季子尋舉于鄉則公舉手加額吾賴  
 若而成吾祖志雖然大丈夫事寧止此孺子助哉公更  
 溫繹舊聞旁及太乙陰符六韜識緯于詩喜青蓮五柳  
 香山不必盡解興到為詩不盡束聲律季子請更之公  
 笑曰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日飲一卮酒不及醉召  
 諸孫侍坐譚說往古齋閣前藝竹與菊環之是吾素心  
 友也舍後圃枕邢溝布榻垂柳間弄江雲觀海濤而摘  
 倚樹聽鳴泉句繪為圖題詩其上同聲之士咸屬和焉  
 自漢魏迄本朝人詩會心者手自繕寫即季子詩亦在  
 錄中居鄉撝謙至與菜傭講敵禮終身未嘗評人攘背

來者罵坐者引辟之深居而簡出惟與陳別駕同席研  
 書年德相儷歲一再過從而宗人密戚喪必躬臨母兄  
 弟食指繁析箸歲時伏臘治酒高會以子子諸從子畜  
 其失怙恃者厚葬其亾後者御諸子若陳元方御僮僕  
 若劉文饒而終不失雍熙之軌焉其禁殺生尤力集古  
 今事示勸戒見一蟲一草唯恐傷之麟趾騶虞性固然  
 矣邑令樊君疾惡如風士大夫以嚴見憚獨造公廬禮  
 為鄉飲大賓公不可諸子強之乃許後有復我者先去  
 滅其迹矣公故山澤之癯晚滋甚而讀書不輟諸子以  
 為言公語之曰吾聊以寄況永日耳樂此不疲也有占



候書甚秘之屬纊前數夕舉以遺季子往余游海陽邂逅季子海陽令則丁元父其生皆丁未遂結爲兄弟過真州謁公寬然長者姿儀如神仙中人而自恨與元父皆失父公今距九十纔少二齡耳季子九上春官公觴酒豆肉而餞之江滸破釜沉舟在斯行矣季子復不第思就銓格以百里之祿養公而怍怍心動遽歸周旋公四月雖寢疾無患苦諸子孫乞治命第言無忘農事而已公名鵠字伯騫生正德辛未八月十有七日卒萬曆戊戌八月十有三日丈夫子三人中子札早卒伯子杞季子祝卽季宜葬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墓在小銅山元父表其陽而余志其陰季子本原翁意如此云志所未具者在公元配某孺人志申銘曰孰是將種而不綺襦紈袴而儒衣冠呻其佔畢如彼蟬蠹孰是小儒而不以詩禮發冢而損名田折券棄責赴義何勇孰是詞人而不月露風雲而以意爲師天籟吹萬聊樂我員孰是孝廉父而不呂鉅而搏節退讓遺蛇其迹行步偶旅髻髮厲志大耋不衰一極一已長揖而辭在易有之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篤行汪公墓誌銘

汪惺我公名元鍍字容卿以嘉靖丁未四月十有四日



生以萬曆辛亥五月三日卒年六十有五娶江甯人民部郎來岷之姑也舉子二人伯淳性國子生娶方明綱女繼王某女仲淳愷娶黃鐸女女一人爲歸州守王良用孫繼祖婦孫一人從極聘吳澆女女孫六人已適者爲參軍程秉衡孫希鰲婦已字者程中秘一炤子在亶吳太學允欽子某胡時元孫某明年壬子二月二十日葬潛丘園中潛丘園者公太父於潛令燁所築也在郡華屏山城跨之園負之於潛公藏焉以授仲子在田是爲公父公奉父亦藏焉而公之子奉治命以公祔在田公與從兄比部郎在前公俱有文辭數奇不售而舉公

甚慧曰是可竟吾志外家楊翁育之爲孫晨出拾遺金于道坐而俟其人歸之日入始返楊翁問何晏也對以故翁大喜孰謂十歲童子而能行大丈夫事乎弱冠學益勤治舉子業甚工時功令嚴歲試卽大邑所收不得過十五人公以高等補諸生邑人傳誦其文有比部筆法而屢受吹拙目遂投筆而嘆鄉者吾當難進時脫穎殊易今賢路清夷遭蹶乃爾豈非命哉上書請謝博士留之不可家大人才百倍我曾不獲措足鄉校吾早隸弟子籍幸矣士有貴於已者非在側注冠逢掖衣也博士重違雅尚具白學使者授儒官公笑曰徒污我耳角



辰  
中蒯屨退而棲園中吾學陶彭澤園日涉而成趣矣園地故與比部中分比部爲遂園而公爲潛丘園以繩祖武時偕二三里老高逸徘徊嘯咏或籃筍舴艋登臨佳山水彈琴行酒興盡而歸或攜諸詞人揚扈經史賦詩言志或訪高僧演三車禮六時齋八關而所重專在倫常事親敬養從兄齋邀以信義表帥宗人衆數千事無大小悉取裁受成年行長者折節下之若王氏人才經平子品不復措意楊翁無後爲主祀于家廟令世世血食也女弟爲吳內史婦內史以本業公之子亦累高貲公語諸子善視吳諸外生病革猶屬其偶曰汪吳異姓

而情若同生萬子孫無相尤也公眉目踈秀美鬚髯冠九雷冠扶九節筇高視闊步所至人宗仰之雄飲健噉而溫克不愆于儀居鄉黨恂恂粥粥若無能至臨利害深谿可赴白刃可蹈也料事成敗徃徃奇中縱談古昔如指掌上爲人排難解紛急于已之私而不任德事具吳學使傳中江民部狀公謂酒人俠客狂生方士公若胥有之無功名滿志無困厄見節獨厚於人倫其道中庸故不可名一家信哉淳性以比部余同榜故事余若太父行而持民部狀乞銘以余嘗記潛丘園庶幾足重公者因目之篤行而申潛之義爲銘曰易乾初九潛龍



勿用日可見行善世不伐遯世無悶而中文明公也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龍德而隱進退上下非以離羣潛乎潛乎非田非淵在山在城丘乎園乎生死寄焉無死無生

文學張公墓誌銘

萬曆十有五年三月七日文學張公卒縉紳學士聚族而爲之誄若輓已倣黔婁故事按法私謚之莊靖義取於履正志和寬樂令終云再踰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三日公子年兄弟奉公葬先墓之次手狀公行使使者走大梁告某先君子得易名沒且不朽維是一二行事非

足下表章謚將無徵某乃爲之志曰公諱守道字化卿別號少坡居士高王父天富曾王父俊王父任父潤皆力田至公而受儒業少從別駕潘西里先生善屬文南溪尹胡公璇見而竒之以其兄琛女字焉未冠試督學代中丞郭公會安陸州初改郡簡下邑茂才異等以實郡庠公獨子念父老不欲往乞補邑弟子員踰九年父卒假貸服具鬻體髮含皆如禮豆間之祭未嘗不流涕也母彭碩人稱嫠四十年家具漸殷奉養唯其意無不備或以細過詬譴左右公長跼庭下俟威霽乃已風露之不時體小違和必迎致醫藥而躬嘗薦之蚤暮侍無



小休病日惡則請以身代治禳占夢卜舉家如狂母沒之日公春秋垂六十矣焦毀猶故也公先世居邑之南偏距城百里而遠自公始居邑屋子姓散處田間歲時或不能具脯脰展墓公爲置田若干畝俾族子良者司其籍以供祀事公爲諸生法得復而推以庇其族酷貧者法所不得復爲劑貧富衰益之庸調無綺重自勝衣以上能受書爲行脩塾師督課之故今張氏襖襪苧蒲有俎豆揖讓之風焉公旣惠和其族則以施母之黨若彭希賢若而人以施妻之黨若胡宗志若而人以施於隣里鄉黨若潘坤若陳橋若而人爲之授室國中而使

名師爲之授經以是繼公爲諸生胥有聲而公之始爲諸生與先通奉同時其後某復以諸生從公後凡六年公先進長者猥自縛紕時引與鈞禮生平未嘗色忤人無少長貴賤敬愛公如一而有司數錄公上楚閩數不利公不屑意也會年亦爲諸生公乃謝諸生奉其母城南別業足不入城府故知造公爲置酒茂樹下對弈弈無論勝負輒飲飲無論醉醒輒歡頽然自放條然自適者二十餘年而晚乃有柴桑翁之疾疾且革昇之入邑居正寢又數月而後卒距生正德丙子三月二十有二日得年七十有二男子三人伯卽年胡出仲阜叔臯



繼室王出年娶庠生趙君質女有孫景行景雷景行娶  
貢士楊君璿女生曾孫慈阜娶曾自強女阜娶大足簿  
魏宗秀女有孫景孝公女二長適宗秀子謙早逝誓不  
更二夫次適庠生楊廷佶子琬年女三長適庠生王寵  
子登之次適庠生屈仰之次字黎應台子極阜女一未  
字某兄弟以通家子數過視公疾公執手而軋于語曰  
余日者數見尊君將從之游矣輒泣下某兄弟亦泣又  
強起手書以二少子冢孫爲託諸君如不忘尊君者其  
善視二孺子則尊君故人子也某兄弟敬諾因并志其  
事以報公且報先通奉而系之銘曰何所名士經明行  
脩名實相詭士道乃偷白首經生坎塲一第行必以經  
經不以藝一本三黨暨於通國公存與安沒而公憶踐  
士之實奚取成名名亦隨之在謚與銘

戴雲峯先生墓誌銘

海陽戴長卿從余遊爲舉子業及古文辭其王父以爲  
才而深愛憐之無何王父卒又六年長卿爲諸生又五  
年舉王父葬長卿匍匐千里來跽而泣曰夫孰使我儒  
衣冠而奉先生周旋者耶惟王父夫孰使小子能成王  
父志者耶唯先生敢以王父墓中石乞先生之一言蓋  
余與戴翁稔矣志墓是宜在余翁名印祖字仲符海陽



鳳湖人也三歲失其父則母兄已受室據父之遺貲行  
販他邑所遺翁若翁弟者十財一二翁母子三人至併  
日食十歲而隣人不戒于火延燒殆盡有叔父過而見  
之曰孺子不學而求無貧得乎翁母子悟其言十一歲  
始受書十三歲屬文脫粟不飽短褐不掩脛宗人捽胡  
而溺之溪中賴天幸不死十七歲有舅氏爲賈見而憐  
之孺子母薄賈賈固儒之資也挈翁賈聞翁日佐舅賈  
而夜潛篝燈讀舅復中火以翁走楚復中盜以翁走燕  
而有以大辟中舅氏者舅氏尋卒蕩其貲翁乃賣卜燕  
市輿舅喪還而母復卒矣免喪翁以醫走金陵雇傭傭

朝受約而夕死其家誣翁搃殺之圍奪其囊羸身出而  
訴之司摧郎郎察翁冤獄乃解里人汪氏子謂翁饒心  
計以闌出鹽授翁而上以蔗飴蒙之關吏捕得法應戍  
翁不欲令汪氏子得罪爲明冤論一通上直指使者陳  
君陳君惜其才貫之而西走楚至西塞山舟沈翁步走  
洞庭大澤中裙撫自給已復歸會督學使者試士翁就  
試補郡博士弟子員諸嘗齟齬翁者虞脩郤翁恒寬譬  
之夫知我之有今日者當不以昔日加我然我安能必  
長有今日相循無已徒自苦耳其事兄嫂卒如初而故  
怨家終不釋然于翁聚而謀曰是夫也鷲鳥之擊先匿



其影治怨如薶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斯無患矣復以大獄中翁翁度無如之何跳而爲越游事小定歸而翁已踰四十舉伯子子明仲子子和賈嘉定島寇暴起蹂躪江淮橐委寇手而復有以大獄窘之者翁跳而之吳門顧其橐塵塵纖嗇而息之稍無虞朝夕矣伯子病不任學教之醫爲納婦婦後夫黨而先母黨伯子無以制贅居婦家翁所望以得志者獨仲子耳授之書不受而喜爲賈翁聽之已爲納婦姊妹不相能仲子復有手談坐隱之癖往往折閱而翁亦倦游歸海陽矣手一編誦之洋洋然風物晴美策扶老而游黃山白嶽松蘿諸

名勝間以平頭奴子從意與所會短詠高歌樂之如一部鼓吹王元美先生序其集翩翩有餐霞凌雲氣韻不得之記載呻吟而得之操脩諳歷不得之聲律比擬而得之趣流意會信然哉族有臧獲失物懼主母督責者里有二雞而詬者少年有僞稱盜胫篋而投繯者翁咸代爲之償少年愧謝卒爲良賈其在越拾遺金席下同舟數百人晨起翁人以一掌大薄蹠乞書姓名爲後會張本衆皆諾翁宣言曰予不幸亾金諸人有得者可見還不則姓名俱在請俱就吏有錢士奇者懷五十二金輸郡租愕而索之躡踊呼號翁笑曰金在余所驗其手



長  
字良然歸之士奇請以半謝不許請以十之一謝不許  
舟中人人誦翁長者而更得翁所以自言以金且欲衆  
手書姓名意歎翁不直能廉兼有知矣其夜夢雙眉長  
委地是爲壽徵而久之夢士奇來謝其夜長卿生長卿  
者名振先子和子其母莫吳人翰林珪孫女也子明之  
婦爲金處士思立女生子昌先女六英爲程元鉦婦長  
卿娶吳勝恩女母弟曰象先聘程守訥女女弟曰文倩  
未字長卿爲越諸生則以翁游越時占籍云翁生弘治  
癸亥二月六日卒萬曆甲午二月十有五日年九十有  
三人稱之雲峯先生葬以卒之後十年甲辰十月六日

墓在鳳山之陽其嫗程處士侃女先翁十一年卒蓋余  
所睹記士之窮未有過翁者災莫如焚溺酷莫如盜寇  
刑莫如大辟而翁皆數離之然造次被服必于儒者儒  
不得諸身求得諸子不得諸子求得諸孫行年九十險  
阻艱難之備嘗而必不以騫汙墮名豈不誠大丈夫然  
哉余覽其授長卿遺言多動心忍性實際獨詣語至慟  
母弟顯祖死嶺海屬善視其子孫所謂別見孝弟之性  
者彼以俠烈士目翁抑未矣銘曰高士逸民聲施終古  
要以貧故無他患苦翁自貧士而多齟齬菑害並至萬  
死爲伍人如天何翁天自定天如翁何翁以人勝旣錫



難老亦胙佳胤史氏作銘昭哉令問

鮑康貞墓誌銘

嘉靖末歙人司徒鮑三峯公完名全節以歸至萬曆始卒公撫黔有平夷功遜不居值分宜罷相代者錄用諸淹卹在外之臣一歲三遷不得報政公又亟退不及任子以故其子孫二十餘人皆以文行自表見無席先世資而冢孫康貞先生爲最著云先生父梁母方少育于外家市井諸藝作一見輒效其所爲外祖異之是可乘鮑氏驄者從王父游南京試以政事輒指畫處分所宜王父稱善因名之世濟字之元愷而受春秋於孝廉王

先生及宗人桓公門通其學尋爲郡諸生試高等晉增廣生娶方國賓女而母卒朝夕苦出不入室奉母喪歸哀至號泣不勝諸弟在襁褓中屬其婦乳哺之不啻母之於子繼母悍率家人事之惟謹以爲無如何驕而逆其父父怒察知狀出之先生泣留父亦泣柰何以帷廡之昵而爲宗祏門戶禍乎司徒以清白貽子孫生產薄所共邑租庸若女弟裝送費先生脫婦簪珥共之卒不令父知數舉子不育晚得子同甫而婦喪或以繼室請先生喟然曰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吾先子之爲曾參也難矣小子復何敢其後兄弟行中遂有效之者矣



司徒祠在里東偏與諸弟及子肄業其中味爽起薰沐而拜司徒像前低徊欷歔久之乃退其旁酒家胡目挑心招先生過則俯首不一盼或瞰先生亾載酒入祠看花必使人候望于門聞先生至咸避走性不善酒而與人飲必盡歡或強灌之而密置妓帷中更衣娛侍輒引裾去雖盛暑必攝衣冠雖燕處不袒裼裸裎嘗訓其子曰人立身行已無爲人所輕亦無得輕人所延見廝養卒必以禮人有過不言示之以色改而止生平所敬事程子虛所契合潘華南方宇余嘉猷潘之恒吳必進門無雜賓家資用故不饒而外家負母錢還其券又私周

之宗老貧顏色腫臃時餽之食沒齒乃已稱貸者第取母錢不問多寡久近甚或忘其名寒峻之子有心計使從高貲賈人游已而賈日起有所爲報必厚酬之不任德書傭竊其物誤遺于地僕以告先生先生戒無言或泄之傭傭恚而詬先生于道先生笑不答傭色沮先生徐譬之此物人所恒有何必定爲我傭愧謝而去諸解紛難而人莫測所自者不可勝數士高先生之義願以爲師固辭病不勝杜門距躍入其庭如無人焉者汪司馬語其壻世延阿兄所謂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者也宗人觀光孝廉父過先生草色侵階呼之爲茂叔居



學者尊之號屏山先生于書無所不窺有未晰研究忘  
寢食而治春秋所發明多出意表旁通佛典而戒子弟  
無涉獵是易蕩人意爲文默而好深沈之思或言太苦  
獨弟觀光與紫陽洪某推遜之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  
體故癯善病以好學病更甚念司徒公未及謚不能詣  
闕自言歲當比士冀可偕計吏申慈孫孝子之思讀書  
祠中不輟而病寢深昇歸猶作色示健以無貽親憂弟  
某來候問汝婦病愈未弟不禁泣下呼同甫橐中有稍  
貲可乞之觀光入視其帽猶巉然也不能言拱手而別  
明日遂卒其季弟哭曰兄一縷一縷不自私今將安藉

其猶子哭曰吾五歲而孤叔卯翼之有今日今將安仰  
其友人以班來哭於位退而嘆曰貴公子而貧貧而無  
愠聖人之徒也其猶子申之曰君子哀名之不聞不哀  
年之不登哀行之不修不哀位之不違先生行立而名  
高又何病焉其里之胡考婦孺則飲淚而轉相告語瑯  
相公已矣蓋先生小字瑯當云里有節孝坊博士弟子  
羣萃而處二百餘人勒先生名于坊之石爲祠祀之如  
司徒而議所以易名者僉曰康貞可汪先生文瀾每過  
祠下必謁而垂涕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吾師鮑元  
愷矣先生生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有三日歿萬曆戊子



七月二十有九日年四十有五元配方令人前卒十三  
 年子即同甫娶方大經女孫男五人英齊娶于汪襄齊  
 嘉齊秀齊匡齊俱幼同甫英齊屬文砥行人以為有祖  
 父風為先生狀錄其軼事者弟觀光尚禮表墓道者友  
 人鄭周卿碑墓門者徵士王穉登傳之者諭德李騰芳  
 誅之者方良範之屬若而人銘曰維謚諱名朝司其權  
 謀野或否亦奚貴焉司徒無謚女謚則賢賢不在位復  
 不在年士眾與之吾無間然野史不朽社祀不遷佳氣  
 鬱葱康貞之阡

鄒仲子墓誌銘

余先世吉水與安福同吉安郡後徙景陵京山太學周  
 公應斗自安福徙潛江又同承天郡安福鄒仲子景陵  
 徐公惟得子皆周之倩也余因徐公為媒豚犬子受室  
 于周周公有吏事避宅且二十年兒婦歸仲子夫婦主  
 辦裝送更二年余過周公晤仲子居十日言論風旨神  
 明意用使人爽然自廢仲子父為洗馬公德溥王父為  
 太常公善曾王父為祭酒文莊公守益高王父為僉憲  
 公賢尊者帝師大者天下士師極盛之後難乎繼矣不  
 圖象賢有仲子也初太常公為山東督學使者以洗馬  
 公從生仲子于邸有異質名之曰克曲阜隸兗郡意蓋



以魯國儒一人期之已更名亮明字之子周一字子蓋  
自號葛峯山人非而能持論善屬文吉安守周公之屏  
曰昔漢儒林傳稱嚴彭祖授春秋王仲家世傳業然文  
行不少概見鄒氏春秋起家五世其昌如仲子豈不韙  
哉洗馬公讀中秘書以仲子從里人比部王公繼文故  
太史劉公孔當春秋專門名家仲子與伯子子某受學  
誦多而晰厥指摘辭下筆鸞龍之文奮矣宗人有籍執  
金吾者仲子因爲京兆博士弟子員入試棘闈其文若  
發穎豎離衆絕致以束于額不第仲子未數數然也師  
耿恭簡公爲理學下意問難委命供已味道之腴有温

故知新之益焉洗馬公典司綸綍日注乘輿起居藏之  
金匱石室已侍

上講幄授經 東宮日夕不暇給則以家政屬仲子仲  
子要東門闌之廝擇地而蹈然而簡易不煩不以賢知  
先人差次親踈斟酌豐約于孤寡窮匱調護之尤厚一  
一嘗洗馬公意居有頃如潛江逆婦婦母郭孺人爲給  
事公嵩女而孺人母大耋無恙旣篤愛女尤愛女之女  
日夕膝下孺人持門戶勝丈夫仲子婦才似之周公諸  
郎少固留仲子以仲子高誼能急人之困也仲子挈其  
婦歸見舅姑脩温清定省之禮而洗馬公心念周公無



長  
爲周旋者趣仲子與婦俱來潛江自是歲數歸省使使  
問安否相屬于道而外家有緩急輒跳驅千里扶義而  
西猜忍人視周公亾如多方以誤之數逮以罷之仲子  
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外侮因以挺緩至夫赴  
機應節險阻艱難較之累繭救宋連牴存楚不啻載其  
半矣周氏三黨之戚若僮僕數千指無不敬愛仲子者  
從其郡邑士大夫賢豪長者游齋邀退讓久之受一塵  
以居受百畝以耕與隣里長無纖芥當路以仲子名家  
子注意高仰之倒屣迎上座佳言名理渾渾雅致霏霏  
不絕嘆曰鄒仲子世德慶胄不恒有也仲子有大志多

奇偉倣儻之畫策而攻舉子業體氣高妙有過人者辛  
卯江西大比士主司亟收之以一言受收拙目遂復見  
罷益肆力古文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  
發爲詩歌風灑大雅之音具載明德堂集中書法歐陽  
公及漢人八分臨池家珍之晚與二氏學者還往商推  
或謂君舍家雜學野雞乎仲子曰不然逃墨必歸楊逃  
楊必歸儒歸斯受之而已彼且卑視吾儒吾發其覆破  
其藩借之大道耳何得以魯男子之不可病柳下惠之  
可其識量如此生平事親色思其柔竭情盡敬疊疊忘  
劬事伯子莊而和伯子郁穆仲子方整兩相爲用而相



得<sup>辰</sup>有合于叔子子尹季子子胤開顏披心常有以自下者兄弟相師友以孝弟禮義爲鄉國所宗仲子婦數舉子不育而助造者周氏姬生子而保抱攜持之不啻已出洗馬公命名世俊聘趙彥章女今讀父書風神高徹慧種生聖固不虛也仲子生隆慶戊辰九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丙午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年三十有九子尹十五雷峯之麓負乙抱丙以葬而走江都奉王比部狀來乞余志余嘗見太常公爲郎洗馬公爲史時儒者氣象自與人殊而仲子魁岸殆過之乃止此乎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銘曰四世通儒爲大夫爲卿旣多取精及子之身年與位奚其羸子不爲大夫不爲卿無忝所生以君子儒齊名視年孰永視位孰榮消息盈虛是爲天行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後人雖曠世而若新子之子孫蒸蒸繩繩靡不承吾銘子墓信而有徵

文學李君墓誌銘

宗老竹溪翁自曾王父舒鑑徙家荆門至翁兄弟而門望爲荆門冠翁子孫多賢者進士先輩茂才之屬可十許人孫進士榦之卒也翁屬余志墓又十三年其仲子茂才世達卒世達之子茂才梧復以翁命來請墓志余游翁家三世義無可辭梧手狀其父行事簡而文信而



有徵因約畧爲之志曰君名世達字上卿生而警悟見人舉動輒識其意少從翁宦雅州所經歷蜀山川故實道里遠近上下酬應刑政得失省記不忘叩之如指掌上已爲舉子業語必驚其座人十二而爲州諸生州郡守若督學使者試無不在高等顧數不得志於省闈甫四十而諸子舞象食牛英英異稟君乃翻然兒曹可以繼吾志奚必身嘗試之哉家有園十畝而儉饒美箭里人所號爲李氏竹林者也君顧而悅之夫竹家戶所常有耳而晉以七子著人今以吾氏竹林而吾不能爲竹林增重耶構亭其中而余爲之額曰綠潤且爲之賦

好事者聞其名而慕之過從日益衆君益雜植花卉以輔竹之勝其旁爲名田爲蔬畦農圃之事魚鳥之適風雨煙雲日夕之景漁人樵叟牧兒田父之樂皆坐致而總攬之故君之跡歲時十九在亭于焉課子于焉款客琴尊嘯咏壺矢博弈靈西匿繼之明燭或舉俗事告者浮以太白醵清溪洗其耳識者因目爲達君沾沾自喜使吾以達名世吾不愧名矣君外若簡易佚蕩而行有坊表道有一隆母沒倚棺而立三日哭一果一蔬必泣而薦薦而後食如此者終其身事雅州翁左右無方翁恒言吾得仲也而食加飽處伯兄叔弟無間言上官



孝廉君之舅氏也二兒幼其孽弟齷齪之舅於諸甥中  
度君可託孤深相委信君周旋不避怨謗二兒迄成令  
器三黨四隣有不相能君必通媾事涉疑難片言立定  
貴賤旄倪愛君如冬之日至御諸子奇嚴人怪而問之  
君曰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噲炙人口然而仲容已預  
之卿不得復爾其家教可知矣以是四子才儁與山阮  
等埒卒之年六月諸子就試邳子國君攜之以行仲子  
悟不見收邑邑不自得君慰解之士寧渠能一蹴而致  
青雲淹速升沉運命存焉會郡守錄遺才趣仲子行行  
之日爲君生日仲子謀舉觴乃往君不可送之出閭門

語刺刺不休而先是仲子舉子以七月十有二日滿一  
月俟仲子歸抱子見君而君前二日晨起忽遘疾不移  
時卒矣卒無一言及他其篤于孝弟之義明於生死之  
故或林下諸賢所未優也狀又稱君治家米鹽靡密煩  
碎能推行之類黃霸使桀黠奴類刀間數寸竹片數十  
斛不燒除可爲桺楯類楊脩風流兼有治實噉薤留白  
可種類庾亮云君生嘉靖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卒萬  
曆癸卯七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三葬以乙巳某月某  
日墓在西山之原生時所自卜也娶于上官孝廉從兄  
某女伯子杜郡諸生娶上官處士某女生子先盛先蒼



先都女學淑仲子梧郡諸生食廩矣娶王茂才某女生  
子先昌女采繁采蘋叔子楓州諸生娶方貢士某女生  
子先實女學懿季子櫛娶上官茂才某女銘曰正爲人  
子而爲人祖子姓振振式穀繩武有子四人而三茂才  
儻聲清邵朱紱方來天之胙女豈曰不羸人之惜女年  
未耆而困諸生彭殤夭壽孰虧孰成有旦宅而無情死  
有駭形而無損心至人之言女其庶乎吾取以爲女銘

諸生嚴君墓誌銘

太史公有言閭巷之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所謂青雲士者近代楊用脩陳晦伯一綺

主貴一綺主賢其証辨甚博余以爲兩者固各有重也  
浙文獻于天下無偶其賢者不可勝紀其貴者力能使  
鴻生鉅儒爲之蓋失數美竹帛金石可束牛腰而閭巷  
布衣之賢或不盡知名以余所聞則歸安嚴君其人故  
可述也君名應祿字季鼎其先家新都宋靖康中避兵  
至練溪中區葭茨相望傳說爲唐尉遲公遺趾君始祖  
孟剛斬艾而居之傳數世爲綵綵爲君父而以後其伯  
兄緒君娶于顧舉三男子曰嘉延嘉猷嘉楨五女子其  
壻爲李承烈吳尊祖顧神京嵇首新張其蓋三黨之內  
某世之上無貴者而君始爲諸生小時眉目踈朗風儀



閒暢識悟過人受書暫視不忘年十有七補諸生有司  
校藝數稱最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所後父貲故饒悉  
讓兩母兄所後母死涕泗滂沱貶瘦枯槁家人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一無所問已而所後父與父母先後死君  
時貧彌甚附于身若棺者獨以身任之兩母兄受成事  
而已親知胥爲不平君徐語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兄豈有愛焉亦適居約耳服勞固少者事吾何病事兄  
情好彌篤間者計塞生平不駢行竊步恂恂如凡人而  
衆所疑難片言立刻計量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  
章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路逢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

下而揖之見父老咨以郡國故實若前輩行事見佳子  
弟盱衡擊節如已有之禮賢士爲子師歲時不惜小費  
士從游者數十人不言束脩有無知厚過從沽酒擊鮮  
竟日夕母或以草惡具進顧視其突烟寒矣婦簪珥時  
時在質庫若酒家了不色愠也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昏  
暮扣門不以出亾爲辭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常  
施惟恐見故嘗受一飯恩者報之必過當惡聲至如不  
聞中更家難所遭齟齬備至意豁如也更善遇其人君  
生嘉靖戊申三月十有三日卒萬曆丙申正月二十日  
年財四十有九別號理陽婦顧爲別駕諾女從父從夫



從子無失德所裨益君多矣君沒五年子嘉延登賢能  
書葬且有期屬沈觀察爲狀而以墓誌屬余余年往志  
盡譬之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何貴何賢安能益君身後  
毛髮而嘉延迫欲其親傳于世不得不可以解憂故爲  
志之如此嘉延二弟與其女兄弟夫五人俱諸生婚娶  
皆士人家不腆之辭卽無能益君毛髮知其免于諛墓  
之誚也銘曰家世受田苧蒲襦襖足胝手胼青青子衿  
春誦夏絃如幽谷出而喬木遷四十九年終博士子弟  
員提槩懷鉛家四壁囊一錢子爲孝廉孰則開先卒因  
子以傳有骨不朽無翼而騫貧且賤又何患焉

### 茂才袁公墓誌銘

袁於邑稱著姓其以經術貴顯者曰侍御史佐桐鄉丞  
位廣文中心孝廉樞其治經術不見施用而束脩至行  
爲鄉里所宗則茂才中裕中裕者侍御之從孫桐鄉之  
季子廣文之弟而孝廉之父也其字以容其家濱富水  
而居故號曰濱溪其先豫章紫溪劉氏勝國時有汝材  
者徙邑三傳是更今姓輸家之半助邊

憲廟官之嘗夢數十百人謝其全活恩子姓自是始盛  
桐鄉公娶于舒有五丈夫子而公最少兒時風神秀徹  
塾師授書一過能舉其詞且通其義使屬對對如流侍



御子太學君無子欲以公爲後桐鄉公不可封中丞王公蚤世其偶聶恭人憐愛少女獨才公以女女之已從宦桐鄉就桐鄉經師受易其俗巧繁拜請公言不出閩邑人無所乘間而時時舉漢朱邑事諷桐鄉公桐鄉公遂用豈第著聲旣以年至謝委政家督而公已爲茂才與廣文公及其婦兄貢士中丞兩家昆弟講業山寺中嘗一赴省試不第益自奮治業彌勤而父母相繼卒公柴毀不勝喪兄弟析釜而爨家無儋石之儲食指數十朝夕才一溢米人嘉其廉與義夫婦居室有梁孟風數舉子不育終不置側室晚得孝廉舉酒自慶吾先人不

爲餒鬼矣間於憂虞則有疾疢盍姑謀樂乃從父老爲田間飲飲輒醉醉輒放歌聲如出金石也孝廉孿生而失弟公一意課孝廉不以獨子姑息趨庭多嗃嗃聲甚者予杖孝廉從婦翁學非經時不得歸省辛卯公中酒病力值孝廉就試強起爲具行李祝之曰吾待捷而瞑孝廉遂登鄉書第九人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孝廉察公病非可旦夕愈意不欲上春官流涕交頤公志曰始吾謂若丈夫耳今乃若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且柰何詛乃公老孝廉遂行明年病轉劇然秘不欲使孝廉聞至二月四日卒公方正有標準龐奇之服不



辰  
御於身俳諧之言不出於口巫覡獲雜不及於門袒裼  
裸裎不行於寢晚而逃之酒然不爲長夜飲夜常手一  
編讀故同席研書者去爲臚仕而公久困諸生無所造  
請卽中丞昆弟友愛其女弟甚至公有以自守意豁如  
也無大故足不入城市三黨之戚或罕識其面而好面  
折人過脩郤者謀困以征繇公立爲輸百金已構以大  
獄邑令悉其寃議反坐而公更爲營救所講業山寺有  
督亢地豪蠶食之僧操書致歸公公曰吾不能爲法護  
僧彌乃割汝所有耶還其地而授之直僧至今尸祝焉  
卒之日所待公舉火若析券棄責者哭臨日數十百人

公生嘉靖庚子正月十有六日卒以萬曆壬辰得年五  
十有三越六年而葬男子一人卽樞女子二人一爲應  
城茂才陳鳳徵婦一爲里人徐朝聘婦外孫男女凡十  
人孝廉二子伯承緒聘張茂才凌雲女仲承統聘太學  
生董徽女孝廉婦翁夏崇謙亦舉孝廉舅甥同時偕計  
實自茲始邑人稱盛事云銘曰豈無慈父而君克孝簞  
金不問貽穀斯肖豈無哲兄而君敦讓脫身出分陶然  
自暢豈無令妻而君執義白首相莊旁絕勝侍豈無愛  
子而君能勞梓俯而卑橋仰而高名可得聞不可得見  
逢掖之衣藐彼簪弁衆人皆醉胡爲獨醒韜精埋照道



在沉冥馬鬣其封松檟芊眠高士所宅百千萬年

茂才魏公墓誌銘

魏氏其先江西新建人宋峽州推官友直裔也有汝敬者徙京山遂以賢雄邑中復用高年賜爵一級子孫數十百人名田萬畝絲經術起家薦紳逢掖項背相屬而三世爲諸生身見其子孫繼之者獨槐泉公而已公父良王楚王府典膳母唐孺人兄弟四人公爲叔伯大足簿仲早殤季亦王官典膳公倜儻有大節嘗自多其有子使伯爲國子生而叔季就外傳治博士家言無何母卒公年財十有三哭母慟病不勝學而事其繼母徐如

因母年十有八爲田氏贅壻三年始還則受易延安郡丞董公董方爲孝廉公女兄夫也郡丞亟稱公善學將就試而父病作卒不起慟父過於母有乘喪而齟齬之者公外御其侮始解父旣葬析居別第其治生務勤儉日用殷富而不廢學久之爲諸生而子準生有慧質公卽謝去讀種樹養魚堪輿星曆諸書家距邑十里而近負扈家山泉自山下繞戶牖間構池亭園圃据其勝客至刺肥擊鮮采果蔬錯俎而多種秫爲酒粉資糗糒脩刑臚胖骨鱠之屬精好豐腆傾邑中矣公與其父若太父皆叔氏而準有二姊於序亦得稱叔居恒曰吾宗其



當以叔氏興乎所爲擇名師教誨之者不遺餘力公乃寄適於酒日偕其弟暨董氏諸甥爲良夜飲穀食滋衰其後準復爲諸生公沾沾自喜是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自我失之自兒復之天下事大都類此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愈益發舒縱酒不輟準爲諸生有聲屢試於楚闈不得志地師言祖塋小缺陷因爲捐資建廟以埤益之而更令師事余仲弟孝廉公開六袞邑士大夫遞前爲壽余脩祝辭而準子翼明亦爲諸生賓客展賀無虛日公大快之已忽念曰吾儒不就而屬諸子子復有子天佚我以老將復休我以死乎因泣下沾襟歸子以家政於時苦腹劇醫謂法當禁飲公不聽準憂之竊爲治木買舟下江東乞靈三茅比歸公更鑿池注泉爲曲水流觴之樂而撰日行諸男女孫六禮然膚如腊矣歲大比士準不欲去公公強之行邑與郡試在高等惟學使者案未發準趨歸侍公公病革準奉藥拒不納猶問案發何時無一語及他而先時數爲準言平生所受德所未報德者若干人孺子識之公以好客聞卜夜投轄不醉無歸而友季弟御諸從子亾姨子甚歡里有男女需公爲媒灼所裨贊甚衆縣官征徭常爲輸首族人慕之無追呼之擾田令人操侮獲嚴公劑之以寬有



從禽蹊田者卒無所報或以不義相加拂袖去不顧稍  
遼緩則忘之矣邑譚博士欲舉公行誼賜高年爵如其  
祖公謹謝辭之少時日者言歲丁酉羅字爲沴戾當不  
祥公識諸心卒如其占蓋四月二十日也距生乙未四  
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三男子一人卽準娶馬氏茂才  
圖女女子二長適楊日宣儒官煦子次適馬呈數茂才  
龍子男孫三長卽翼明聘太學生王超女次匡明聘茂  
才董教女卽郡丞子次弼明聘茂才會錫元女女孫二  
一字孝廉劉棟子茂才世蔚今殤一字丹陽尹李天棟  
子碩葬以十有二月十有七日準傷公白首諸生以沒

而旦夕不能卽致其身青雲之上以爲親顯榮狀公行  
實累數千言多悲憤語余裁而書之如右銘曰謂女山  
澤之儒形容甚癯而封君比入膏梁華腴謂女閭里之  
俠頤指目攝而偃僂次且耳語咕囁謂女游於酒人靡  
晦靡明而智如炙輶見事風生謂女狎狂玩世儻蕩不  
備而烈然高斷獨行一意有子有孫式穀似之豈無經  
緯以期年耆達生之情沒亦何悲徼循墓厲視此銘詩

尹茂才墓誌銘

有素衣冠泣而造門門者詰之不應以白主人主人病  
不能見客使奴延入上坐請所欲言則飲泣而語曰予



郡博士弟子員尹大伊也不幸有父喪亦既歸于土矣  
思所爲父不朽者以主人之嫺於辭敢以墓誌請傷哉  
貧也無以具束脯益泣不自勝所爲父行畧萬餘言文  
采巨麗主人哀其窮而深嘉其志乃爲之誌曰君名理  
字仲復郡人也其先興國州人有南顯者以戍調安陸  
州州後升爲郡自南顯至君凡六世父仕廉母鄒舉君  
時老矣老人殊憐愛少子置膝上授小學及毛詩一二  
過能成誦比鄰善屬對家不戒于火游微卒粹以謁郡  
守郡守試之稱善已謁邑令邑令試之復稱善爲慰勞  
而遣之自是學日進文日有名無何父母沒矣家赤貧

寄食于三黨之戚并日或不得一飽終不以其故廢學  
久之始得爲郡諸生益務博聞強記自六經外史則司  
馬氏通鑑朱氏綱目呂氏詳節旁及晉乘楚檮杌明憲  
章通紀名臣言行錄子則道德南華冲虛文始鵲冠鴻  
烈說苑集則漢中郎唐李杜韓柳宋歐陽蘇氏父子明  
王伯安李賓之何仲默唐應德王稚卿童士疇他律呂  
醫卜甚夥皆不惜衣履費往購或從人乞假手錄晝夜  
讀不輟聲客掩卷而叩之如響其他涉獵者尤衆嘗覽  
近代人詩有愚公事不解所謂後從列子得之乃躍然  
古人謂得異聞類得一真珠船有以哉會藜諸書奇字



訂其譌誤凡若干卷于古最慕黃叔度之爲人器度不  
汪汪若干頃陂非夫也有盜竊其子奩具者隣人微得  
主名食閭君束而詣吏君曰無庸將自及先人所遺田  
悉以畀隣人旣而烏鹵爲督亢田者謂君故物當復還  
卒無所問晨出值禦人于路者故識之其人大驚吾以  
爲某子甲乃遇長者乎幸無罪終不言其姓名郡故有  
孫司徒將徵用其受業師爲詩卻之曰身後碑文空自  
在眼前傀儡爲誰忙君甚賞其言遇不如意則哦吟以  
自寬中年差自給輒好施予沒之日發篋得券數十紙  
旣不收責又恥市義噉名爲也于物無他好獨好飲酒

種菊菊叢生滿籬落不爲剪剔矯揉朝夕觴咏其間一  
日大雪把菊酌無筭明日赴兩友人招俱盡醉又明日  
夙興櫛沐具衣冠小理家事焚香危坐而逝萬曆辛卯  
十有一月十有九日也距生嘉靖戊子五月五日年六  
十有四大伊稱君生與田文王鎮惡同物故自不凡丙  
戌歲卧病有道人詣門遺一丸藥良已旣沒忽得地師  
爲卜地而厝之在五龍堰之原君又數見夢于子若盜  
祖宅地者若掘塚者皆有徵其事甚奇詭不具論元配  
陳早卒女一人適周樸繼室崔子二人長卽大伊次大  
襄季有兄心女二人適胡瑩茹頤性銘曰而獨善其身  
大泌山房集



身隱焉用文而恬然返于真胡數見夢以示其神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而生足于酒孰與身後名夫孝善則稱  
親有善弗知不明知弗傳不仁而子述而吾銘是為高  
爵是為追民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聊以快人子之心

大泌

十月四日

十月一日十

凡與濟水具水

日大雪味淡酒無幸

蘇陳汝漢主滿瀟湘谷不為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僉都御史金公墓志銘

金中丞子魯天下才也而政聲在楚為最著權關廉靜  
督學公明楚士民于今誦之以忤執政私人遂中讒口  
太公一泉先生迎門相勞曰天下方以楚為營窟兒能  
自作家緣此塞翁失馬之福也余嘗訪子魯于家會事  
已白中外推轂甚力子魯依依子舍中太公粹嗟老人  
方善飯寧須兒返哺耶兒誠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即行  
役萬里外吾自適耳會子魯兄上春官不第邑邑至病



子魯謁選人除僉閩憲事因與兄歸歸而兄卒子魯不欲行太公恚曰吾不得志于若兄若何不爲我一吐氣子魯入閩尋副憲豫章省覲太公復不欲行太公趣之愈堅飲涕而西至則上書兩臺乞歸養兩臺持不可無何家人奔告太公病子魯輒弃印去半道而訃聞矣服除當事者更用子魯于楚救荒有異政擢中丞撫閩三年報最贈太公如其官而又以讒罷未得代余方領浙憲子魯使兩子奉幣以太公墓志相屬余敬諾卒卒不及就又使其門人馬遂安責前諾余于子魯父子禮所謂知死知生也爲采子魯手狀而志之太公名枝字士

達別號一泉世爲錢塘人其可考見者曰思義思義之孫璽爲邑諸生璽之子兩桐公以明經爲高密諭娶聞孺人太公父母也兒時精神清澈言笑舉止有常度同輩無敢泄戲六籍中尤精于易遂以易爲邑諸生父官高密母足不良行與元配畢恭人留養母扶掖卧起沐浴浣濯無頃刻倦勤夙夜必長跼稽顙叩地籲天請以身代母性卞小拂意則盛怒或與杖蒲服嘔喻受之行年五十如一日母察其情苦爲霽威嚴體漸平則走高密省父渡河遭風舟覆溺水逢御人斬關之盜皆至再竟無恙人以爲孝感云高密公飽苜蓿羹無所有而太



公又口不言治生窘甚無何高密公卒官匍匐往奔百舍重趼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齊魯諸儒生見者莫不悲憐之其葬與祭不以菲廢禮始爲諸生晉陵薛公爲督學使深所獎許高密公亦冀一第爲快而以毀不能畢其緒廼授經子魯兄弟後先偕計吏成進士太公稍自慰可無負先人望矣子魯以水部郎治河張秋輦就養膳有三簋潛然流涕鄉者不得以此食吾親安忍獨享遽徹之命駕歸每得一蔬一果必祭父母然後食歲時伏臘魚菽之奠淚忽忽而承睫也事世父世母如事父母女弟母所篤愛也相攸而歸沈校嚴飾結裏宗人天

祐以逋責逐割貲而贖之婦弟畢昆分宅而居之子女婚嫁營綜備具王上林材者累世通家材死外人齟齬其子弟身擁護之子弟有不類垂涕而教督之王德慶富人子也怨家誣以大辟有司遠嫌莫肯理出出身爲分明之島寇暴起杭戒嚴所司察太公才屬守城城門閉老稚號呼震野走白主者啓門主者恐爲賊鉢不許頓足曰是代賊爲虐又先賊自潰也授大緹引而上先婦女老稚而後壯夫或奪婦女老稚所攜資復走白主者請以軍法從事主者解佩劍授之犯者殺無赦凡三日全活無筭人謂是役也金公仁知勇三善備焉其他



賑饑寒醫疾病掩骼不可勝計杭故東南都會人情好爲富貴容太公貴而下賤晚年搆園西湖與微時朋舊杖履相隨行或言宜小別齊民笑曰吾故諸生祭酒耳且安能以孺子故車上儻哉每出游牧豎褐父不識者恒爭席更以爲佳流連不忍去卒之歲方大侵扶死救傷如或不及而先是子魯婦王恭人卒已女之歸顧氏者又卒太公不任悲天乎不數年而奪我良子又奪我孝婦孝女勞憂盡瘁遂卒里中人巷哭罷市者浹旬乃已其年爲萬曆戊子九月四日距生正德丙子四月十有三日年七十有三初封工部主事再封工部郎中

三贈今官畢恭人通政昌四世孫以孺人宜人加贈男子三人恭人出者二伯學顏丙子舉人仲學會卽子魯也叔學周側室閻氏出畢恭人葬龍山祖塋側已而家數遭喪更卜地至中臺有光怪焉形家以爲吉葬太公而遷恭人祔銘曰疇見利而無營疇祿厚而無贏父教之清疇忤勢而無驚疇遭謗而無爭父教之貞弓冶箕裘道相生菑畚播獲功相成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積善餘慶居其實不居其名惟不居其名吾是以爲之銘

封監察御史謝公墓誌銘

蒲圻謝近泉公年七十有六受封爲推官晉御史子若



孫若曾孫女若女孫凡二十餘人皆賢且貴聲聞方內而伯子同余舉于鄉仲子爲余南宮所進士講通家之好三十餘年悉其生平於是伯子狀公行而俾余志墓蓋人知公楚人而不知公蜀人知公之爲謝亢宗而不知爲甘氏子也宋太宗朝銀青大夫甘禎者其裔孫自宜黃徙蜀世爲蜀長壽縣人嘉靖初大父洪以明經拜蒲圻博士而謝司馬存儒爲諸生高第因以仲女妻之是曰甘宜人宜人艱於子司馬公宦蜀道長壽甘氏子孫胥來會見公眉目娟秀而愛之卜筮襲吉問日者復吉乃立以爲宜人子歸而謁之翁媪交稱善也遣從經

師授舉子業業日進遂爲蒲圻諸生受室於鄭是曰鄭孺人司馬有四方之事畀公家政公才如黃次公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又如謝幼度屐履間各得其任久之積譽爲太學生而鄭孺人舉五丈夫子公自太學歸所以督誨窮日夕不懈迨伯子暨仲子成進士而司馬公沒矣公涕零如霰恨不及見也于時甘宜人春秋高而司馬公復有子光祿君光祿君兄事公兩人事宜人竭誠盡慎卽仲子客死京師公不示戚容懼奪宜人歡也伯子筮仕東昌理官公誠之省刑種德伯子奉其言以平恕聞考最封公官如子已召爲陝西道御史會上



兩宮徽號覃恩封今官而公滋益恭徒步里門無貴賤  
長少折節下之以時過從隣家隣家婦子聚觀出酒食  
享公盡歡而罷伯子坐蜚語免官公慰勞之曰兒以金  
緋娛我膝下且及我盛年是彼夫之口有大造於我父  
子也庸何病客至必飲飲必醉卽無客亦恥獨醒酒後  
耳熱頽然自放雖爽鳩氏之樂莫之或愈矣公初爲司  
馬家督不以一錢尺帛自私比長田宅美好者恣光祿  
君所欲讓而受惡婦女法相宜子以內光祿君御之因  
有子光祿君卒哭之慟邑令故摧折巨室里豪乘間將  
不利於孺子公慷慨前白狀令爲之斂容事始解嘗脫

司馬公弟子於獄拯從子溺其爲德謝氏不一而足方  
甘宜人自蜀昇公來所至輒回首悲啼左右掩其口公  
奮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吾寧忘父母之邦耶手畫其  
先世廬舍塋域與所過城郭山川白首不忘歲時伏臘  
西鄉而泣值初度若忌辰杜門謝客時語伯子古人以  
知我等於生我吾受謝氏恩豈啻生我今司馬公子孫  
能自立吾差不負矣然豈能一日忘甘氏哉孺子其爲  
我譜世系以詔後之子孫後之子孫有仕於朝者請復  
吾故姓其見大義類此至夫斥產務予善價稱貸不責  
子錢碁功親待以舉火者數十家無德不報有怨不校



里中人稱其細行尤著公年踰老未嘗飲藥矍鑠如少年病再踰月起居自如病革正襟危坐待期而瞑洪範五福公備之矣其生正德庚辰十月十有八日卒萬曆乙未四月八日甘宜人生卒月與公同俱前公一日人謂母子天作之合云公名三訓父名一琴鄭孺人司訓環女伯子師啓官左叅議娶王相揭書女封孺人仲子師彥辛未進士觀吏部政卒娶金振女叔子師嚴廩生娶知縣張諧女季子師迪太學生娶庠生吳宰女少子師作增廣生娶庠生游仕女媵之子三人師相娶司訓尹汝揚女師模聘舉人魏拱辰孫女師開未聘師啓出者自治太學生娶廩生魏禛女自怡聘舉人魏桂女師彥出者自成庠生娶太學生沈栻女師嚴出者自脩辛卯舉人娶庠生魏炳如女自強庠生娶廩生何夢周女自身聘庠生闕正位女二女字庠生龔樾鄧士敏子師迪出者自新一女字庠生何夢麟子師作出者自本聘增廣生龔宋女自根一女字舉人張于階子師相出者自立自治之子三受善樂善取善受善聘錦衣衛同知方日中女自強之子元善卒之年某月日葬邑西龍會之陽銘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與子與賢維天所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父耶母耶天乎人乎龜從筮從姪其



吳  
從姑維鵲有巢維鳩所居如彼媯後將育於姜一傳再  
傳厥後克昌自遠有耀不顯其光神羊一角驄馬五花  
爾服爾乘其名紛葩從以八龍不傲不吳蜀也承家楚  
也開國謝式穀似甘邁種德中葉式微以引以翼我有  
田疇疇其殖置我有子弟疇其教誨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汝阜之山江出其腹自西徂東作楚大瀆中有一丘  
藏舟埋玉游魂爲變無若杜宇倏往倏來于蜀于楚縱  
衡萬里上下千古

贈刑部主事熊公墓志銘

南昌郡城中大姓之聚處者有四熊其一也熊氏代有

聞人養直先生其一也先生卓行殊遠其最著者曰孝  
與廉人稱之熊孝廉云故南昌縣學廩膳生也名登之  
字以賢父後泉公母汪孺人小而聰了處羣兒中斷斷  
自修整羣兒嚴憚之爲嬉戲事望先生來則反走九歲  
汪孺人喪搏膺而踊哭無常聲席薪枕匭食不勝一溢  
米家人賓客見者憐愛之後泉公繼室以徐孺人旣廟  
見先生出拜徐孺人置膝上拊之兒得無寒色乎先生  
應曰兒今有母不虞寒矣徐孺人大喜先生事徐孺人  
如母每食得佳果輒懷以奉徐孺人徐孺人爲一再嘗  
而貯之以俟先生朝莫誦時佐饑渴里人嘖嘖異哉孺



子而感動繼母若是最後母病痿召名醫十餘曹來治弗有也先生憂懼莫知所出自檢諸方書得一方未敢嘗試坐而假寐夢黃冠羽人趣之起若欲母疾立瘳舍此方安之先生驚悟如其方進藥母脫然愈蓋身同卧起足不出閩外者踰三月時爲嘗便溺其精誠發於寤寐通於神明非苟而已也方伯姚公爲子擇師莫適可者或薦先生方伯雅聞先生名風博士寄聲熊生可能從我游耶先生謝曰爲諸生而見方伯固當顧師可召與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敢辭方伯高其誼是乃吾所欲得爲師者也造先生廬拜奉幣聘已入署課督方伯諸

子甚肅不小假詞色方伯知先生就養無方月奉不足更費會信州槽戶有歲額金累千故忍弗予而陽爲先生道其事槽戶夜具三百金饋先生先生卻之曰方伯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吾嚮者傍無一言之佐諸君誤聽耳方伯聞而嘆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柰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乎繇是孝廉聲藉甚後先督學使者數下檄褒勞諸生常爲稱首焉先生年十三好古文辭日覽千餘言輒覆誦自莊列屈宋司馬班范諸先秦兩京百氏之書無所不窺後泉公試其文甚美疑爲宿就再試如初而喜不勝也然不事舉子業諸父兄謂



先生子之父年先矣迫得見子離䟽釋躋而騰蹕風雲  
若執瑟投竿如父意何先生于是攻舉子業業成爲諸  
生學使黃公拔置第一食縣官廩遠近來學者登笈相  
屬而五試于鄉留落不耦事垂志負卒無纖介尤怨旣  
學使君嗣爲諸生先生耳提面命不離于側無何有寒  
疾自察其脉曰豈數屯期盡乎重貽後泉公憂爲好語  
慰藉之兒得請于天以身年爲大人壽天又釐以諸孫  
竟大人未就之業幸無以兒爲念而目屬學使君謹識  
之復勅其僞勞太安人曰吾聞貴不如賤生必有死獨  
事親不終爲不若是愬耳卿善代吾爲父子且善代吾

爲子父蓋寢疾七日而沒先生之於父母終身慕矣自  
父母而推之五服尺布斗粟有無相共歲時代臘展墓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冠娶必告死必赴爲科條懲其不  
如禮者命之曰孝思譜後泉公間與其兄慕靜公語不  
合慕靜公操大挺向之先生免冠長跽乞以身代父受  
責慕靜公遂解平居矜嚴好禮止進有表識不失尺寸  
雖溽暑不袒裼與勞太安人相敬如賓婢僕之前不妄  
語笑也人有小過曠然不校一善會心必獎成之其學  
術所尊信者王文成錄粹語一編爲韋弦之佩合志同  
方則舒君泰晚而自號曰養直生平直道而行不愧其



具

言矣門下士私謚曰貞孝先生沒後二十年學使君舉進士爲比部郎贈先生如其官制詞亦有孝子貞士之目焉學使君慟先生年未中身限之大故恐後人信耳謂以子貴成名而實德不宣具述其遺行屬婚兄弟行人劉君爲狀而年家子某爲志墓今海內談良知學者莫盛江西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是良知也親之不愛而詭曰能學吾不知之矣仲尼之門獨曾子與閔子騫以孝稱則後母不慈之故先生學主良知愛由親始其年距孩提不遠卽能以身爲曾閔不使母爲曾閔之母三十年如一日君子哉若人可謂善學也已先生生嘉

靖庚寅七月十有八日卒隆慶壬申四月十有六日卒四十有二葬萬曆癸未十有二月十有七日墓在蠅子湖中侘子洲男子四人伯宇奇卽學使君仲宇毅叔宇廉季宇韶皆爲諸生通經術有美才女子二人諸孫四人孫女七人婚嫁姓氏與太父以上世系詳狀中銘曰孔子有云載諸空言不如行事行在孝經橫乎四海塞乎天地事親竭力謂之曰學已見大意今之學人以空爲宗以悟爲至如彼二氏人倫庶物一切捐棄倚歟先生不言躬行孝思不匱求諸闕里爲損無間爲參養志識其大者勗我同學永錫爾類



贈工部主事吳公墓志銘

星子吳贈公以嘉靖癸未某月日生以萬曆丁亥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卒年六十有五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其子水部郎瘦生有文學節槩手狀公行事屬余志墓中石按狀公名崇正號半村先世南昌白鳳鄉人也其以避難卜居匡廬者曰良佐再傳爲敏與毓毓生鴻臚浩稱浩然先生敏生清清三子伯仕奎仲仕學叔仕龍皆隱君子學稱水竹居士復卜居城南五里王京山漢王雲錦諸峰當戶因以瓊名長子號白山玉名次子號漢峰漢峰公善屬文爲郡諸生師事大司寇陶公司寇貴

恥脩謁亢厲守高卒以不振而吳氏列士林實從此始白山公娶于陳生四子伯崇某教授楚藩仲卽公叔崇信官將仕郎季崇禮邑諸生繼娶于傅 少子崇高家素豐財至祖父稍替矣公嗣股肱藝黍稷諸營生之業兼綜悉舉家人多賴焉諸昆弟飲食衣服相通共無分異而後儒生得專力學不內顧徙業也教授公試于學使者出尋遭母喪故事先以喪聞卽拔高等不得食廩學使者已按番陽相距三百里教授公又以服爲嫌公曰時不可失操舢舨犯風濤白之學使者此虛名且無妨於同事學使者允之後因得以明經久資除教授云



公爲都昌功曹尚未受室諸少年攜之過酒家胡飲漢  
峰公貽詩誠之書諸紳終身絕狹邪之迹同曹欺其長  
吏舞文與錢通長吏坐貽謗缺公正色訟言經生抑厭  
隱約晚得一官若曹視若瓦注天道謂何至今都昌人  
傳其語父卒哭之毀與諸兄弟拮据治葬成禮服除而  
後娶陳太孺人孺人助公爲政閩以內事事節適脫簪  
餌與募役者歲得羨餘佐公他費漢峰公配余孺人卒  
無以殮公傾其囊不足摘大孺人金耳環無所吝久之  
諸弟各有室始析箸余孺人貴家女不操作而督諸子  
婦備養季女歸張刺史公夫婦經營奩具中余孺人懽

向後二十年問遺相屬刺史公暨其子親公踰季女之  
母兄弟也崇周者亦漢峰公子儒不成父憂之公助其  
資至于再至于三且鬻其室公不可漢峰公不自安別  
僦室讓公忽疾作公亟負以歸俗忌尸入戶漢峰公歸  
而復甦移時乃瞑人謂公孝友之報墅井里某故右族  
而好上人公與處三十年其族薄夫敦鄙夫寬也郡大  
夫使之博士所廉問諸生有不韙以名聞博士惡其才  
而不脩弟子禮者中之戒公母泄中道公心動啓眎則  
皆名士所坐重駭曰幾損乃公生平棄去徒手返命後  
多顯者秘不言水部長聞其事私叩公不荅法曹私薦



賄不令公知公知亦不復問與客之別業對弈會登粟  
傭竊過半客覺之趣公疾起公揚聲徐步而出客怪公  
何縱盜公曰吾聞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彼所竊幾何  
而露其醜寧不愧死耶某與公同賈以錢市米直三升  
誤與五升詰朝覺而還之嘗舉以詔水部此雖細事匹  
夫窮餓時行此爲難其隱惡揚善類如此產財踰中人  
而匡困資無唯力是視宅南向垂二百年無恙里兒暴  
富得堂前地改西向陵其上旣爲牆蔽之相宅者以爲  
不祥家衆不平公不較而里兒卒敗地利不如人和故  
也嘗之京中道有乘遽者與廐卒構傷其驛吏孥市人

相率大闕公爲居間乃解比還附貴人舟過其處舟人  
疫作無脫者公寐中聞人語曰是人無隱過不宜困厄  
之遂霍然病已自漢峰公受儒每子弟羣萃必以天理  
人心前言往行爲訓公晝所行事夜以告親無憾而後  
卽安始艱于子舉水部而孱中痘惡幾不免時方溽暑  
然燈禮斗視藥餌五十餘日不脫衣稍長就學漢峰教  
授兩公公日稽其程度入夜則母以績火伴讀里鄒博  
士鵬繆茂才某漢峰公老友也數過公以水部侍郎席  
授簡爲文三老稱善公爲解頤素善弈以妨課子棄去  
水部爲諸生有聲數不第公稱耆之日里有第而鼓吹



過門者公聞之不懌會抱孫則大喜後三年水部力疾入試眩而仆若見公復不收公善爲星慰藉之吾健飯能持門戶兒無以晚成爲慮水部同社二陳二夏諸但之屬時酤酒相勞苦諸君皆致身青雲之上吾兒亦不後人公故病脾數發然易愈忽爲醫所誤遂棘論水部無厚葬水部慟哭猶切責之而瞑祖墓在廬山鳳仙橋族葬纍纍也遺命毋相犯或言吳氏得此而昌何不利之有遂葬水部舉于鄉夢公如寢疾時衣衾敗冗寤而驚得無葬不利耶而郡大夫田公諳形家言爲卜得今葬地啓棺如所夢手足猶暖觀者異之配陳孺人生無

二色以公沒受封故稱太子一人道長卽水部其字瘦生不忘親劬勞云耳娶鄒封孺人俎之以陳孫男子二人鄒出者吾往邑諸生娶陶某女有女一人陳出者吾振其才猶唐之通玄通微也銘曰昔漢于公爲縣獄史爲郡決曹所決獄平民生祠之李報投桃孝婦獄寃不得于府抱牘而號陰德自命高大其門伐善施勞吳公長者積功行仁而跡每韜于縣于郡諸所庇佑或乃賢豪孝弟之至一家仁讓如飲醇醪不徼福天不受謝人不易其操是真陰德貽厥子孫黍苗雨膏巍巍匡阜蕩蕩彭蠡其氣焄蒿維天陰隲公神昭假將翔將翺開國



吳  
承家邁彼東海世有譽髦

封文林郎楊公墓誌銘

歲己亥余起家入蜀今民部郎楊君爲諸生有雋聲介李元甫宗伯聘爲兒師幣發而後知其仲兄爲侍御史意不無貴介相乃君恂恂如寒峻余益重之因知其父毓吾公君子也所受庭訓素矣使使存公于家不得式間爲憾無何余量移總越憲別去明年君舉于鄉偕余入計問公體力殊勝君尋成進士謀歸省而甲次當除郎郎又當北公令君無遽歸而余坐奉職無狀謫領潁上兵事又以先夫人大故扶服還不復通問矣明年君

除郎貽書唁余而尋有傳公凶耗者駭不信久之知公與宋孺人挈郎婦子如京已偕孺人還蜀至松林驛暴病卒郎復以書來夫孰使家大人莫年爲萬里行而客死者述程罪通于天雖然大人生平愛君文幸君惠一言以瞑大人目孤忍死以待余愧不能爲母氏不朽而何能爲他人父廼民部使三至必得請而去不可但已因爲之志曰公名秀春字向實毓吾其別號也上世湖廣麻城人元季避亂徙四川之富順家焉曾王父某以貲雄里閭王父某父某益饒至公始明經爲邑諸生自甲子迄于壬午已七就省試不第而諸子能受其業遂



謝去公因母蚤卒繼之者謝操子婦嚴而公敬順無違  
母字之不啻已出蓋公之曾王母劉亦繼也而王父事  
之孝劉生子病爲醫藥所誤死劉以其藥飲家僮僮亦  
死則疑王父所爲王父取藥飲之亡害也劉悟遂爲母  
子如初人情率難後母而公王父能使母不失歡公又  
使母自歡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乎公母弟三  
人季天市猶負季責虞公爲地則搆大獄中公公奔走  
辯訴猶坐誣而橐垂矣然不欲季孤嫠知也里有富人  
子與公同姓名者嘗貸邑令四百金令中白簡誣諉公  
公益誦久之得其人家人憤吹扇公自明公解之曰夫

夫非嫁禍于我夫逮我者亦非故以我易彼皆誤也赦  
宥之條誤居其一又何罪焉其爲長者如此人有緩急  
以身赴之必盡力有所貸量多寡以應力能償者收之  
不能者焚其券有郭生貧而公資之衣食資之居資之  
婚卒爲令士其號爲高貲賈人若朱劉雷晏十餘曹皆  
公爲質庫每食必祝公無相忘也王氏子貸駿經數十  
年及見公有貴子操豚肩斗酒詣公謝過公曰吾焚若  
券久矣歡然對飲而罷族子明曉兄弟三人貸千金賈  
滇金盡無以歸遂死滇中獨明曉在公聞使人召之還  
而以負我故不歸是不能也非不爲也鄉黨鄰里吾所



不問子母錢者若干人而使族子以負不歸人謂我何  
公又念族之食指衆置義倉斂散有法歲饑不害而更  
爲之約曰子孫有成進士者必歲輸粟二百石侍御旣  
第歲輸如額卽公家之賦不信於此矣民部第而又爲  
輸如額然公私庾董董耳居恒荅布鞞角羹藜含糗出  
入從一奚奴步而過市市人不知爲侍御史父也而每  
勅侍御昆季吾見少年子弟體極輕肥口極甘脆目修  
五色耳營五音博奕蹴鞠之戲馳騫如不勝彼其父兄  
以勤儉得之而不虞子弟以驕奢失之也滿必招損天  
道固然兒曹慎之哉吾日戒垂堂儆欹器箴樸滿而何

敢自張以犯造化所甚忌里豪欺公易與與其黨謀而  
蹋公門或請禦之不宜視弱公笑曰若以夫已氏所爲  
爲可耶則吾當爲之不然者郵而效之其又甚焉以故  
楊氏自公王父而下鄉人三世推爲祭酒有司禮公爲  
賓爲介僕者至再其子弟醇謹有萬石家風公卒于柏  
林而土人馬坤以白金木治棺不受直宋孺人有製衣  
帛若干疋又積白金將以貽民部取治衣衾之屬而孺  
人兄繁昌適謁款玄岳來遇之柏林爲經紀焉書示民  
部而翁啓手足最荒落山郵而附于身者誠信無憾此  
亦足明福善之報已公生嘉靖辛丑七月十有一日沒



吳

萬曆壬寅三月五日年六十有二以侍御史令襄垣考最封如其官元配劉氏憲副子倫女封孺人所舉丈夫子四人繼宋氏爲繁昌令棠女弟伯子述玄郡諸生娶吳氏某女仲子述中卽侍御史娶王氏某女叔子述雲邑諸生娶周氏某女季子述程卽民部娶周氏某女公爲諸生其令丘齊雲善之授詩其後令劉芳更授春秋故公兩經俱通明而以春秋授仲子以詩授季子各得公之緒成進士云孫某人伯子子愈某愈某叔子子愈松邑諸生愈某孫女某人字尋甸知府甘某孫某伯子出也適太學生何起儁子邑諸生士旭適郡丞郭繼芳子某仲子出也字別駕范岷望長孫某字某叔子出也字泗州守曾惟誠子某字刑部郎朱芹子某季出也葬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銘曰爲君子儒者行耶爲俠客者名耶爲衆父父者名耶爲逸民者行耶施不嗇取不贏專氣致柔寵辱不驚秦也屬纊蜀也歸塋若夫魂氣無不之也惟不生者能生

贈文林郎李公墓志銘

陽江李公理吾郡奏最以其官贈太公少白先生如令甲而先生葬且二十年作先生考則持其某某所爲先生狀使使走晉陽屬不佞志墓中石不佞久辱公宇下



稔聞其家聲按次狀中語志之曰先生名某字某上世家豫章以宋亂徙陽江至王父舉二丈夫子先生父虔山公爲仲里中號長者傷父蚤喪拮据家人產養母不能竟儒業舉先生韶令可念通悟過人七歲卽遣就外傳顧癯不任勞善病更數年召醫治之醫屢更所服藥與食等病小愈輒治業不休嘗就督學使者試不見錄先生奮曰是病在無恒耳請于父閉戶却掃益購諸書朝暮誦不絕聲父喜延其戚黨子弟佳者數十人爲友日供食夕供膏月供筆楮不以貧故惜費如是者累歲先生學奇進善屬文遂爲邑茂才高等父大喜復命之

曰吾聞之皎皎素絲在所染之鄉以兒染一鄉之士未廣也業已有效嶺南都會惟五羊城儒碩往往而是兒從受業黼黻文章何所不有其爲染也大矣男子生而志四方距家數百里寧言遠乎先生敬諾具束脩資斧以行旣至所師友無不獎許以爲雋秀先生質問服膺有甯越樂羊子之勤而坐研思太苦病復大作父聞亟昇之歸時強起篝燈下帷俟若鬼物憑焉病幾不知人先生感悟有志不就其如命何夫古者九職任民臣妾與三農百工商賈並九兩繫民友藪與師儒並十二事登民學藝與稼穡樹藝阜蕃通財並其人皆士君子易



地則然耳吾知所以治吾生矣既端居一室忍嗜欲寡  
營慮久之病已已教家人農桑繫畜分職賦功而受其  
成稍羨則發貯鬻財擇人而任時資計差溫以白父是  
可行仁時矣鳴夷子皮先施國而後施家大人不得干  
國宜自家始會歲凶父出家粟賑餓者盜緣間起居民  
正營先生捐百金峻壘濬隍守望相助盜不入界賊曹  
掾以捕不滿品恐坐率踪跡連染平民多覆沒爲言於  
官寬其禁或諷先生天災流行事安可知卽餘金粟盍  
待來年諸以盜逮及者非若之私昵也鄉鄰有鬪閉戶  
其可纓冠往救無乃過乎先生謹謝之吾逢掖士何敢

任德第不忍坐視無告耳父既老而傳愉色養志服勤  
無方已母弟爲諸生先生欣然吾不獲效之於父假手  
吾弟諸務無所關令專力學父母之病也相起居視藥  
石累月不懈既沒哭之毀先生精形家言始喪母卜地  
負郭以葬比喪父凡再卜而後兆經費悉出其手不煩  
叔子平居一盂羹一匕脯須叔子至而後食從弟惑於  
後婦讎前婦之子又乘季死而虐其婦先生法語巽言  
繼之以涕卒爲母子兄弟如初其拯人之急匍匐恐後  
里中有違言居間立解邑大夫童宋諸君高其行枉車  
騎過而問政先生間一報謁而已歲時無故絕無造請



數訓其子曰大丈夫立心制行當如白日青天皆可與  
人言告天知誠意之學要在慎獨汝其勉之人以先生  
身教云年未六十而卒三黨四鄰涕泣思慕之二年葬  
玄埔岡元配某封孺人生子四人一曰某卽司理娶於  
沙封孺人二曰某娶于某三曰某娶于某四曰某娶于  
某三子皆諸生女某人適某某孫某人孫女某人銘曰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而孝而弟疾疹是嬰神乎何許以  
隱德名名乎何許以帝命榮有子無死有名則生玄埔  
之阜惟而佳城長發其祥莫之與京

涇陽南田老人許公墓志銘

涇陽南田老人者今蜀叅議許君賜父也君賜舉進士  
爲鄒令有卓魯之政召拜御史彈劾無所諱朝衆忌之  
出僉河南按察司事主驛傳汰諸冗冒不畏強禦余與  
君賜同案每會未嘗不斂容敬憚也一日承筐過余聽  
而請曰守恩入蜀取道故里將奉先人藏于土幸吾子  
志其墓敢以狀聞余拜而卒業蓋老人有田在邑南晚  
而日遊於田遂號南田老人高祖友諒曾祖貴祖聰父  
廷璋母王氏父祖皆重厚少文老人生而名之曰朝臣  
未有以字也少忠實無他腸悛悛口不能出辭其在鄉  
黨鄰里不侵侮不好狎嘗獨處有婦叩其門下門牡不



吳  
納人以事相質爲決可否論曲直皆遜謝不如稍長脩  
父之業而息之賈西寧垂二十年無二賈聞母喪徒跣  
數千里奔還足爲繭哭泣哀號毀且滅性矣念父老無  
可居子舍者勉加饋粥久之杖而後能起爲父娶繼母  
高所以服勤就養一如母也雖營什一恥爲目語額瞬  
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者取予廢舉與時推移孔氏之雍  
容張安世之勤儉蓋庶幾焉然亦賴有天幸不乏旣饒  
則以周二族之急者所居在鄉聚患盜爲築高墉百堵  
羣宗戚處其中夜戶不閉矣老人母弟朝陽友愛無間  
娣似化之閨門穆如也朝陽無子以君賜爲之子而西

寧賈輸芻粟率中鹽筴維揚朝陽客死維揚往哭之慟  
舟載其櫬還俄盜至舟人倉皇走老人失足墮艫間遂  
病尋以此卒隆慶丁卯七月七日也距其生正德丁卯  
六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一老人配丘碩人生三男子  
伯守忠娶張氏仲卽君賜守恩其名娶某氏叔守恕邑  
諸生蚤卒女一人孫二人女孫五人婚嫁俱右族君賜  
旣後朝陽以鄒令考最封如其官所後母封爲孺人於  
時老人例當封未及請而里俗父死須母並葬君賜方  
爲諸生瘞之祠中二十四年而始襄大事君賜居恒自  
悼也余傷君賜意習其人非父母無美而誣稱者按古



黔婁諸隱君子之事而私謚之莊簡法稱履正志和一德不懈無愧辭矣君賜起謝曰子故史氏片言之贈榮于華袞守恩往者失之司封其以是補過夫余又聞君賜言老人賈西寧遭番於道欲降之以背承劍示必無屈番遂去君賜職在禦番繼志述事以貽親令名無窮不在茲乎君賜葬老人南田一里而近思其所嗜思其居處可謂孝矣乃爲題曰涇陽南田老人謚莊靖許公之墓而系之銘白玉不雕丹漆不文少成若性式豈在聞義無屈虜貞不卽淫孝能愉色友則因心鶉居穀食儒行賈名雖曰未學無忝所生箕裘者子弓冶者親太朴旣散思我先民宰如之丘帶以涇涇我銘且謚闡爾幽靈維彼人傑無待而興疇收厥溢是續是繩

曾太公墓志銘

昔者仲尼從先進而裨謚謀于野豈不以其行根天性質任自然哉古所稱高士若楚庚桑老萊江上漢陰二丈人之屬皆塊處山澤間木石鹿豕爲偶非有詩書禮樂之習父兄師友之訓也而其行事悉歸於仁義孝弟不督而成無所爲而自至雖甚盛德蔑以加已迺今見曾公焉公邑之羊亭里人也名伯淋字子雨父鸞母李媪王父文衡曾王父志高王父以賢以賢父容嘗從征



叛賊死事容父元銘與兄元鐘實始相宅蓋勝國時人容以下世受田稱上農然自不知書問其先世舉大凡而已公於鸞爲伯子而下有諸季所名田各千畝濱漢及潛沱諸水厥土白壤比耦而耕如風雨穫率畝收一鍾公爲主出入息作以時人爲盡力里有饑寒孤獨者時輟黍肉之餉食之困徭賦者予母錢不責子父聞之不善也三寸之管而無當其能滿乎已分諸子產獨公最下公殊不以爲意田處瘠以督亢肥饒相讓釣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而事其父左右就養無方父八十有三而沒公惻怛痛疾哭泣無時三年如一日嘗入邑

見儒衣冠而橫經于庠者好之歸而禮經師教其伯子餘諸子仍治田俾無忘先人之業環公之里而居若公之族黨大氏無慮數百千人好儒則自公始伯子爲諸生服儒衣冠而雅拜衆觀者如堵墻異之伯子屢試高等予廩餼然輒不利于省試儒衣冠且三十年未改而楚數苦沈蓄有以鄰爲壑者公田宅往往爲汗菜亦且三十年環公之里而居若族黨或轉徙廢著逐什一而公終不以其故輟伯子儒又不以伯子儒不效有懈志衆竊笑之公晏然自如也其後伯子舉于鄉尋成進士爲大理評事有司表宅里致筐篚餼牽之享者相踵而



會水以堤成烏鹵稻梁還於舊觀族黨鄰里咸椎牛醜  
酒賀公公晏然自如其爲主出入息作以時猶故而微  
察子弟中鮮衣怒馬意氣有加於昔時者召而責之使  
復其初乃已遇諸弟終身無間言然過失未嘗不面數  
族黨鄰里有不善亦懼爲公所知犯有司者滋寡矣公  
卒而人有持公貸金券索償于伯子者伯子問所以其  
人謝曰是公之族人逋租挈而公貸而代爲之輸耳伯  
子償之推本公意卒不令族人知也公配李孺人上世  
有以科第顯者而孺人父母受田與公同先公十二年  
卒生伯及仲叔副室賀生季伯子名開泰婦陳處士鑄

女有子一士毅聘御史孫鳴治女有女二一適寧州判  
楊廷樞子禮生炎一字庠生丁應龍子邦佐仲名襄泰  
婦王處士如鳳女有子三士元士致士彥士致聘處士  
郭文燭女有女二一適處士毛允慶子珠一字處士艾  
譽子某叔名政泰婦李處士俸女有女一字處士王輔  
子益季名世泰聘處士劉福女公生以嘉靖壬午五月  
二十有二日卒以萬曆丁亥八月六日春秋六十有六  
葬以卒之年十有二月三十日祔李孺人左按伯子狀  
云爾公固仁義孝弟人也以心爲師安所受之假設公  
提挈人間之際擅揆挺捫世之風俗必不能備純白若



此矣伯子亟欲表公而志其墓諸習伯子者采謚法按公之迹而謚之恭靖倘亦仲尼禪謚之意乎因爲志而更銘之曰名農而不爲農乃見天則與儒侔蹤好儒而不爲儒合於大道舍此溝拘不干其身于其子顧猶有知類伊耆氏易之以謚益以銘副墨洛誦百千萬齡

堵陽王府儀賓張公墓志銘

公諱鼎祥符人也父汝楫母朱媪配宜良郡君先公卒有子九人其知名者仲宗孔舉於鄉爲郡別駕宗顏師孔述孔補博士弟子員女四人孫男十有六人女十有九人曾孫男一人女三人其婚姻具胡郡丞所爲郡君

志中公生正德七年七月十日卒萬曆十有五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得年七十有六以卒之明年三月十日與郡君合葬城南柳原而別駕宦郢時善不佞則手狀公行事使使屬不佞爲墓銘語曰不識其父視其子不佞習別駕非公宜莫爲之父始公在娠母夢二月入懷一明一否已而孿生無何其一殤獨公存白皙疏眉豐下膚瑩玉口澤蘭發目光奕奕傍射人人咸異之長而負氣豪雋自喜見儒衣冠誦詩書者好焉因請就外傳而父汴巨賈也汴故都會百貨之湊其人設知巧仰機利如狙如鷲鳥而公童子輒善心計偵伺物賈直低昂先



時而消息之輒中窾父乃奪公儒而授賈夫賈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安所事儒爲公強就賈權衡量鼓間猶手一編不輟也而其伯兄納婦寔爲黃梅郡君與諸王子侯往來廉得公狀會宜良君期當昏有司東里中良家子亦無如公者卒以名上上報可賜誥拜爵如故事公旣席父貲轉積居著甚設而兄弟爲諸王館甥諸王館甥女富溢尤制丹衣柱沉酒酒食耽樂聲色爲鬪雞走狗攤錢之戲公獨危冠褒衣步武尺寸出入傴僂以趨益恂恂爲恭謹甚於少時事父母柔聲媵色無所不當意父卒而諸兄弟業中落

公身當子舍事母者數十年已伯兄卒黃梅君孀而孤與其叔冒皆貧季昌復幼不任事公感然傷之曰柰何當吾世而隳先人之緒歲割衣食贍之而爲之營葬締婚婚復以諸王子侯女公復督教以所不及夜作以繼日嗇出以息入咸稍稍有羨資具室廬伏臘之費而學士大夫聞公內行篤至服慕之從公遊矣公之好行其德不唯其枝屬歲饑爲大釜貯粥以食乞者嘗雪夜行值醉人僵卧令左右負以歸束緼火蒸之而徐飲以湯其人得無死尸祝公終身鄰里視公若外藏卽予母錢不得子或併母失之終不以其故示倦施之色生平不



爲邾於人亦不脩人之邾恥夫厚城府而茅塞岐逕者而御諸子絕嚴取故所藏書授讀風雨寒暑無間別駕已試吏數貽書詔之曰吾所爲好儒而必使爾曹爲之者寧渠欲位高積金多以奉父母妻子哉則何不若爲諸王館甥之逸也而別駕治行有聲當奏計取道歸省公公讀諸臺使者所署考喜曰是不負吾志矣敬脩可願慎終如始別駕還治踰年而公卒公故良食雖老與少年角壯忽苦暴下卒不起別駕旣憾不得奉訣而又不忘教忠能勞之善孳孳爲公不朽地良有足多者焉不佞蓋遊大梁云大梁宗人無萬數子壻稱是瑣尾流離強半卽富人率視肉耳或不能長有其室嫠孤無告甚者有不可言豈其無功而飽豢養多行不義天奪之魄與如張公富貴壽考子孫賢且衆要非無故矣朱媪之夢月不虛也銘曰豈曰無祿而食報似穀匪衣不足儒術以爲服鳳凰諧卜有梧有竹鸞鷲之屬實繁而族穹如埋玉史言穢穢匪而之爲錄衆人是勗

葛公墓志銘

國家於宗人以爲薄耶何以數十百年數千萬人及其子婿皆令徒手食租衣稅也以爲厚耶何以雖甚才賢老死牖下取異姓良家子並錮之朱邸所謂祿與位第



空號無實也始事時誠不億蕃庶至此而後憚爲裁以傷恩今雖稍損益在令前者已矣余所知則有葛雲坡公公名蒼字馨之其先以武功爵居金陵而承楚王翁主授中奉大夫者曰隆王都江夏因與偕來築館國之南方遂爲江夏人再傳宜春論九疇娶于吳有丈夫子五人公其中子也宜春公明經教授里中子女多月奉不能給而公舅氏方爲民部尚書郎諸外生每過授食公獨避客懷脯殿若佳果蔬歸而進之父母父母絕愛之長受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覽山川雲物四時光景代謝之奇指畫地成圖宜春公大喜是兒謝幼輿顧長

康流亞也伯兄早死公代家督不能竟博士業而王子侯某與宜春公詩社往還見公而嘉之以女字焉爲某鄉君鄉君夫故有祿宗藩例行祿削公僅受冠服而已而母卒公擗踊呼天吾母以吾五子輟頰中食分哺之曾不得一飽拮据卒瘞至此極也吾非人哉宜春公寬譬之兒欲爲死孝耶則置我何地公乃起而有繼母湯旣貢于朝出浮所入貧滋甚公身依外家歲時餽問繼母不絕父初除岳州司訓囊不能名一錢公乃走告父執彭刺史稱貸辦裝卽尺布斗粟皆自外至者而謂諸弟父老矣鄉者教授里中受月奉固當今爲官師柰何



煩費諸生以挫廉損名吾其從行公因是以登岳陽泛  
洞庭窮諸名勝而寫之絹素好事者攜去或以酒資爲  
報則奉之宜春公居恒慕神仙冲舉之術無所就而治  
方書服食藥物冀以延年宜春公雅好之棄其官歸歸  
而得宜春除意小動公莞爾而笑曰兒有寸管尺鼎可  
以充養可以娛老也父亦笑遂不果行日夕子舍承歡  
者三年而父始卒所貽田宅差足具饘粥蔽風雨盡以  
授諸弟公依外家如故已而鄉君卒獨處一室性好酒  
可百斗一石不醉然不樂赴貴人筵酒熟召所善坐糟  
牀頭左執壺右執爵疊罄而止耳熱放歌客去而公隗

然醉矣晚僦居從弟所以半居叔弟以半居諸孫上漏  
下濕客來曳履塗泥中胡牀對語無愠色其子更生第  
而後構小樓居之焚香啜茗擁膝讎書更生偕計吏屬  
之入金陵訪問其大宗世系譜牒所過江南古今遺蹟  
誦說之比于宗少文卧遊風日清美兩童子掖而之郭  
外弔古尋幽簡黃冠緇衣談空空覈玄玄以資賞心然  
于酒卒不廢也性恥爲吝儋石之粟有乞者輒予之室  
人言當如朝舖何亦不顧而口不談鬼神以爲迂妄一  
日語更生鬼神事固有之乎夜夢兩緋衣者趣予行予  
殆將死矣步過諸父家索酒小飲歸呼叔弟與訣遂瞑



不復言更生泣而進湯藥皆不內越五日乃卒其歲萬曆乙巳十月二十有六日距生嘉靖庚子六月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子一人曰大同更生其字丁酉舉于鄉楚所指名才士也娶于郭繼妻于朱亦王室女孫男曰繹曰紘孫女曰某曰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更生慟母之不逮養父之不逮貴也又重情其父之以館甥掩德也手述遺行凄然有餘悲而其友人李某爲志墓而銘之銘曰爲王國賓爲帝外臣爲世逸民隱無違親貞無絕羣善無近名金不可作世不可度酒不可去遺棄世故爛熳天趣何怨何惡惜哉貧士曠哉達士貧以樂死狀之者子銘之者史死不朽矣

太醫院吏目魯君墓志銘

余生平不識瘧何病行年五十有四疴作而伏吳人號曰童瘧極成委弊時方領越憲事吳越故多名醫前後治者三人賴天幸無死而已久之得西安魯君乃差會追上計去明年謫壽春使人迎君甫至而余奉先夫人訃病日惡君不忍將余歸諸昆弟及姻戚鄉黨日數過從沉疴奇證乞君刀圭卽脫然愈監司郡縣中常侍之屬聞其名爭相延致再踰年江陵士大夫聘以往會大疫君奔走瞻察如恐不及遂爲所中從奴盜君貲懼事



晁  
泄杜門謝客不爲通不數日卒矣君三子與其冢孫扶  
襯還過余泣而稽顙屬爲君志墓君以余遠游楚不得  
正襟牖下沒又不得視含槨負君爲多嘗欲輯君所治  
余里人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其病之狀何如  
具悉爲傳如太倉公未及就夫志其何說之辭因采仲  
子茂才狀暨余所習知君行事志其大凡焉君先世衢  
郡常山縣人也國初祖望石爲醫學提領始徙家西安  
望石生廷臣廷臣生世華世華生一櫛一櫛生明明生  
宗知宗信宗朝宗知生守正守仁守身嘉靖間  
章聖獻皇后不豫諸醫無功有薦宗朝者服湯三日而

間拜太醫院御醫朝無子以守仁爲後受其要事盡其  
方書所著保嬰心法行於世則君父也母金碩人年五  
十有八母卒繼母陳陳舉子邦任四歲而父卒君有室  
矣君少繼母才三歲而事之如因母邦任長爲之擇師  
爲之授業爲之歸妻爲之字其一子二女同釜而炊者  
終三星迨君諸子各有婦食指益繁而後析箸然猶在  
一畝之宮呼吸相聞朝夕相出入繼母持節於今四十  
六年君故之以也先代墓圯子姓莫能別君鳩工封樹  
而勒文於石蹕域厲禁雨露旣濡霜雪旣降合族而舉  
魚菽之祭悽愴怵惕于是乎生君子以魯爲知祭義也



自君始族占籍四十餘口貧者力不勝算賦邑令重君特蠲四之三衆更影賴附蔭君計口衰次貧富出踐更錢自公賦外餘者息之族人子年二十以上出口賦錢亦以時息之久之得田若干四時庸調若上冢費咸取給焉疎屬有邦和者十歲失父惡少年以所字和女轉鬻他人君使和贖之謝不能君代之贖使和衣食之謝不能君代之衣食長而婚其支系不絕如綫君之力也客有遺五金者僮貴拾而白君君跡其人還之益王召君館之上舍內外數十百人治有奇效王大異之署爲其府良醫君固辭客言如王命何君粲然而笑子不聞

治秦王癰者耶破之車一乘舐之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吾非逃賞惡居下耳其後所善者以例請除君太醫院吏目君一再御冠服旋笥之布衣蒯屨遨遊公卿間自如也所居門如市所至車騎咽路凡以病狀來告輒予藥不問姓名嘗如蘭谿中道宿夢神若大士者詔之曰若好行善所不足者食耕牛一端耳翼日抵章氏宅見所供大士與夢合遂絕不食牛又嘗夜走萬山中前有盜數十人秉炬持挺以待昇者云我試陽病公舉火出橐中藥示無他裝如其言盜解散已而風起炬滅忽數十人從後至呼聲動地君私念得無盜以我詐



故相追耶既見則逐虎者也有虎負二人尾公籃筍後公不見耶君曰實無所見逐虎者取他逕去君前行五里許而昇者枳而蹶視之則虎所食人當路也又嘗奏廁遭虎逐犬過樞衣叩門應門者已不免虎口矣又嘗乘舟遡嚴瀨而上舟纜爲水碓輪所罣風利衆懼無可救死傍徨號泣俄而纜絕得免君方熟寐不起衆驚嘆此翁福德不凡吾曹賴以全活耳人有德于君君必無忘讌語從容歷數所知童稚以來不失一人余邑魏公爲西安令遇君厚君炙雞絮酒哭其墓周旋子孫間依依忘其在遠也君娶于左有丈夫子五人孫九人孫女

二人曾孫一人子養浩養志養真養中養德浩真醫名埒其父志卽茂才中有膂力善騎射爲都護隊主德習博士家言浩婦鄭有子大治志婦徐有子大梧大梓真婦葉有子大本大材有女一中婦鄭有子大道大楚有女一德婦吳有子大猷余爲名之君未及見也大治婦鄭有子蔚然君生嘉靖丙申五月五日卒萬曆癸卯五月二日春秋六十有八生時卜地妙湖葬以某年月日君圓顱白皙方面大耳豐頤美髯魁岸凝重飲人以和無貴賤少長敬愛之五十以後屏居獨寢神愈王抵掌談諧申旦不寐聽者與君胥忘疲也余從舅王太僕先生



九十有四君貌酷相肖竊意君百年未艾乃未老而客  
死余不知其解矣君諸子言君父卒君不侍側渠兄弟  
復如是以爲墓相之應豈其然乎銘曰維昔秦越人陽  
慶淳如意無男或有女甚乃受刑刺爾魯魯御醫公亦用  
弟子繼豈有遺行歟見殃以其伎君年六十八五男皆  
令器旣稱曾王父爵視公乘貴天地爲逆旅人生故如  
寄客死家死等條然何所繫生順沒亦寧五福庶幾備  
當代有龍門傳之續史記不佞忝舊史聊爲兆宅志

儒官吳公墓志銘

邑於唐爲富水距今治百里而近富水大都以十數大

陽畷爲最畷著姓以十數吳爲最吳子姓以千數業儒  
而賢且多者儒官公爲最公名希元宗仁其字生以正  
德己卯九月二十日卒以萬曆庚辰正月三日得年六  
十有二初娶於李典膳衍女蚤卒繼娶于劉處士鑾女  
先公卒生子五女二子曰天視天定天知天覆天佑其  
三有聲庠序中婿曰孫鳴治新野知縣李維柱丙子舉  
人柱余母弟也歲甲子定及余甫髫而視稍長三人就  
武昌試公與先王父實提挈以行先王父時辟珥而詔  
余曰豎子佻安得如吳公兒歸而語先君子吳公長者  
可與婚則又數蹤跡公行事而不佞稍耳食之蓋公年



十有七而善屬文補邑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偶亡何遭王父喪已復喪父叔父侍少公將齟齬其兄遺產則造大獄窘公而更以間行金錢主者考立公罪公亦猥自發舒獄具諸所連染不勝憐楚公雖在縲絏之中晝而囁嚅夜而吟嚶猶故時伊吾語也會部使者朱公行縣錄囚徒得公覆沒狀卽庭下試文二篇朱大奇之爲具湯沐鈞飲食曰幾失此佳士後日富貴幸毋忘公下帷距躍多所闕百家言文日益有名而是時侍已坐誣公瘵死矣族人請脩怨于侍之嫠公艷然不悅曰叔不能有其妻子奈何欲我儆之且也叔將死我而我無

死我將死叔而叔先我維天難諶人何怨之有乃使季希貞爲侍後而事嫠楊終其身不衰仲希亨旣有室田宅悉與其美好者不厭則割所手勑益之而仲或踐曠林之隙公弗校也晚而仲目廢居恒自訟吾不如吾兄固應爾繼母李者衣食一在公家季仲歲時過從而巳有女弟厚裝遣之其子孫賴以有家骨肉之親粲而不殊月有會豐儉稱家少長異豆醉不及亂謔不爲虐邑中諸長老以吳爲儀則云公所爲德於三黨不一其著者在父黨中公沒而劉生達望顛望者泣曰吾何以報吳公吾父子三人蟬連而游孔氏之門者伊誰之賜也



里之人聚族而泣曰我有子弟吳公訓之我有凍餒吳公振之吳公而死誰則任之少年不逞者泣而悔曰鄉者蹊吳公田而公不怒醉語侵吳公而公起謝今亡矣夫誰敢者不佞往父事公公身中而下豐恂恂如不能言比叩之如叩洪鐘凡五試于鄉不第不佞謬領甲子賢書而公蹴躡趣二子渡漢喟然長吁曰某之不復濟此命也夫夫名與身孰親吾豈以浮名矻矻窮年昔者朱公國士遇我恨負之耳小子勉之其年詔擇諸生中有行誼者賜爵一級曰儒官公之稱儒官以此然內殊不直意屏居里間足不入城市幾二十年獨出臨先王

父喪邑小兒從鹿車後指目之是公爲誰歸財浹月忽病病不踰時卒公父名倣爲諸生食縣官廩自倣以上世系與公之孫若曾孫若女孫所婚嫁門族名次具五子自爲狀中語多不復載不佞聞吳氏之先有令龍溪司理高州郡者其行事不少概見公爵較兩公庠數等而五子能狀公懿美爲銘隧中石以不朽公夫非公者何有五子先王父稱公長者可與婚知人哉銘曰胡以速公獄將大其蓄胡以無死獄將綏之祿旣綏之祿胡奪之促有子似穀吾銘可卜

千夫長吳君墓志銘



黃黃叔與其友孫無可情若同生而黃叔雅遊余每爲  
余言今之諛墓者何衆也莫盛于吾郡其人非貴卽富  
富居十九借以博名行媚沿習成俗矣一日兩人來言  
曰有賢而貧者乞使君志之必不貽諛墓之辱則無可  
之外父吳君也君名良瑞字惟信少時受書恥爲章句  
學所撰信腕而出神明無方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  
有理比長軀幹魁梧類河朔健兒工騎射習金版六弢  
之說叩囊底智因應無方汪司馬伯玉亟稱曰昔庾道  
季謂王文度來待以徧師韓康伯來濟河焚舟吾於子  
在王韓之間郡武備弛倭蹂躪若入無人之境向後苦

多盜兵使者募士得君徼巡江上主名不立推舉具得  
事實設謀開賞宣示反悔盜無所容鼠竄出界宗人司  
寇公征苗徵君幕府爲千夫長屈羣策羣力苗敗因以  
分北于時文法繁苛出入進止必有期度輿馬臺隸悉  
爲科品君胸臆結約思飛不得欲鳴不得而司馬登朝  
未久里居無爲推轂者君嘆曰吾每諷曹景宗言昔在  
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  
箭如餓鷓叫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漿饑食其胃甜如  
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  
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氣盡彼貴人且如是而吾局促  
效轅下駒將無爲子震所笑吾武事不讓曹至於吟咏  
翰墨故遠勝彼今知所以謀樂矣遂謝歸爲園種名花  
芳草美果嘉蔬短垣四周竹箭輔之畎川鑿池用陶朱  
公養魚經法益購六籍百氏及古今書畫精絕者三代  
鼎彝尊罍之屬羅列几案其詩做陶彭澤白香山其書  
做王右軍顏魯公其畫做黃鶴山樵沈啓南篆刻印章  
模秦規漢韻士造門延入座焚香啜茗相與展玩披誦  
參互質問大者三才遠者千古授簡分賦次第甲乙已  
而彈琴對奕命酌徵歌不醉無歸邑先是有東林社推

君祭酒或携故侶張弓挾矢盤馬試劍鬪槊擲鏡大蒼  
出籠黃棘下兔馳驟忘返曰吾恐髀肉復生聊比運甓  
云爾父故用鹽鹽起貲雄里中而君不問生產一切委  
之戚屬耗蕩若掃帥宗人修祖廟形家以君園池于廟  
爲脊不宜憚發之口公微聞之瞿然曰奈何以私翫不  
妥先靈亟塞而殮之以石又爲高王父景芳公祠置田  
供時祭按方書爲藥治病歲費百千如此者三十年鄉  
鄰訟闋力爲解搆以財貨爭以緩急告以凍餒貸傾橐  
與之不虞不繼義俠聲著遠邇人歸如市而君日就貧  
矣仲兄病不受藥長跼涕泣以請感其誠篤如言病霍



然愈邑有均田之役君所定壤則人無異議爲鄉三老表正一方博士弟子以大賓禮君固謝不往邑長吏采月旦評以五常顏其所居之堂春秋七十卒通邑人無不悲弔者娶金碩人副以劉子五人大紀大紘大彝大徽金出大績劉出紀紘善聲詩汪司馬有雙壁之目紀婦元戎黃廷忠女紘婦處士汪節女繼金橋女彝婦儒士朱皇女徽婦處士朱啓女婿五人爲程一議程元載程光啓孫時可朱昌烈光啓光祿丞時可太學生卽無可也美秀而文孫七人文登文辰文衡文潔文夏文遊繼禮登婦汪君秋女辰婦汪君道女衡婦黃自謙女孫

女十有四人已有室者汪懋中汪應震邵成先戴八郎也金碩人年十四歸貞靜而練于事君喪母家秉分諸姒娣碩人獨執勞菲飲食惡衣服而賓祭致豐子所師友尤加禮焉日抱甕率女奴灌園橘梅桃李之屬累千章他蔬鱸稱是君以是無彈鋏之客無不承權輿之刺臥病里社祈神請益算其賢可知矣先君十六年卒君如失左右手家爲漸落碩人卒萬曆己亥十有一月一日生嘉靖丁未閏九月十有九日年五十有二君卒萬曆乙卯四月二十有五日生嘉靖丙午四月十有八日無可佐諸孤葬君朗干之陽所善金君鼎鉉爲狀其上



世詳狀中金碩人以耐葬得附見焉夫中民之士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錢財不  
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與物相刃相靡機械  
機事機心之出道之所不載也君有禦侮才未效十一  
而遽斂之不積貲而散散不醜窮卒以天年寬樂令終  
是得老子術者集老子語爲銘曰夫慈以戰則勝佳兵  
者不祥身與貨孰多藏厚亡善爲士者不武攘無臂  
仍無敵不以兵強雖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沖氣以爲  
和抱陰而負陽挫其銳解其紛同其塵和其光資財有  
餘金玉滿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善利萬物而不爭無  
遺身殃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樂與餌過  
客止兩不相傷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勇于不敢則活復  
命曰常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江海所以能爲百  
谷王以閱衆甫子孫祭祀不輟荒兮其未央



谷王以閩衆甫子絳祭疏不辨荒令其未央武後無骨  
命曰常美言何以市尊子何以味人云哉所以謂為百  
客止兩不味身辨安以久之翁主與于不類似故其  
費良與妙之案其斷凡籍妙之味其斷凡其樂與聘國



律